





悔庵先生文集卷第一十八

書 時事出處

與周丞相書 戊申八月十四日



熹前日專人奏記伏想尋當登徹昨日先所遣人還拜領  
鈞翰之賜感慰之極不可具言至於進職疏恩奉祠得請  
又出陶鑄尤以銜戢然而丞相方且歆然深以前日不能  
力辨是非為病此則仰見大君子責已之周又不自勝其  
愧仰也崇福謹已拜命矣嫌名之喻曲荷記存此於禮律  
無疑豈敢更煩公聽惟是進職之恩則有所未安者蓋方  
以避仇自列而彼黜已升內揆於心尚覺未免上九繫帶  
之嫌况於他人以容戶曉且於近制此等遷除雖非德選  
亦必有所託以為號今此何名也哉又况溫陵之行情狀



未白此必怏怏尚有餘言且其爲人亦嘗頗有時譽今日  
之云遠近必有爲之不平者異時得以藉口則非獨爲熹  
之害竊恐丞相亦不得不以爲慮也大抵近年習俗凡事  
不欲以大公至正之道顯然行之而每區區委曲於私恩  
小惠之際本欲人人而悅之而其末流之弊常又至於左  
右拘牽倍費財處而率又無以慰天下之公論此則熹之  
所不敢言而丞相之明其自知之亦不待熹之言矣熹今  
有公狀申省并以劄子遍懇群公語悉由衷即非備禮切  
望矜察早賜開陳得遂鄙懷乃荷大賜昨辭遷秩想亦已  
蒙鈞念若猶未上得弁與將上不勝幸甚

與曹晉叔書

熹辭免文字修寫之畢更二一日始得遣人未知所請竟  
如何然亦作一奏既極道所依此儻可爲行止之決耳山  
間殊不聞外事只前月得都下書聞以諸人薦士之故近  
列有橫議者不知後來竟如何蓋其間有一二病根若不  
能去除不惟善類立不得亦非廟社之福也不承教之義  
渴仰無量顧無可入城之理坐成阻闊柰何柰何

答陳同父書

熹所遣人度月半前後到都城不知歲前便得歸否但迂  
滯之見書中已說盡自看一過亦覺難行次第八九分是  
且罷休矣萬一不如所料又須別相度今亦不可預定耳  
來教所云心亦慮之但鄙意到此轉覺懶怯況本來只是  
間學問更過三七日便是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  
畦菑菊若一脚出門便不能得此物喫不是小事奉告老



兄且莫相攬撥留取閑漢在山裏咬菜根與人無相干涉  
了却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子尋行數墨亦是一事古往今  
來多少聖賢豪傑韞經綸事業不得做只恁麼死了底何  
限顧此腐儒又何足爲輕重況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  
也耶來喻恐爲豪士所笑不知何處更有豪士笑得老兄  
勿過慮也

答陳同父書

熹懇辭呂命不蒙開允反得除用超異非常內省無堪何  
以勝此已上免奏今二十餘日矣尚未聞可報踧踏不自  
勝來書警誨殊荷愛念然使熹不自料度冒昧直前亦只  
是誦說章句以應文備數而已如何便擔當許大事況只  
此僥冒亦未敢承嘗老兄之六言無乃大早計乎然世間事

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  
豈不是至公至誠孟子豈不是龐參大踢到底無著手處  
況今無此伎倆自家勾當一箇身心尚且奈何不下所以  
從前不敢容易出來蓋其自知甚審而世間一種不相識  
有公論底人亦莫不知之只是吾黨中有相知日久相愛  
過深者好而不知其惡誤相假借以爲粗識廉恥而又年  
紀老大節次推排遂有無實之名以至上誤君父之聽有  
此叨竊字中夜以思悚懼慚怍無以少答上下之望未嘗  
不發汗沾衣也不意以老兄之材氣識略過絕流輩而亦  
下同流俗信此虛聲將欲彊僬僬以千鈞之重而不憂其  
覆跌狼狽以誤知人之明也辭免人行已久且夕必有回  
報似聞後來廟論又有新番從官已有以言獲罪而去者



未知事竟如何封事雖無高論然恐無降出之理萬一果  
如所傳則孤蹤元是不復可出自今以往牢關固拒尚恐  
不免於禍況敢望入帝王之門乎彼去都城不遠想已見  
得近日交象矣萬一再辭不得即不免束裝裹糧爲生行  
死歸之言承許見訪於蘭溪甚幸但恐無說話處向來子  
約到彼相守三日竟亦不能一吐所懷或先得手筆數行  
略論大意使未相見間預得紬繹而面請其曲折庶幾猶  
勝忽忽說話不盡只成閑追逐也

與周丞相書

熹間者側聞光膺詔冊進保帝躬體貌益隆中外交慶熹  
既不獲追隨班賀之天又不獲以時奏記少見下懷瞻望  
門墻徒增悚惕前此率易申懇伏蒙寵賜教答誨喻丁寧

眷念有加尤深感激惟是所請未蒙施行憂懼之深莫知  
所措區區鄙志前已具陳既未能有以上動朝聽則亦不  
敢復申其說今者具狀獨以范參政進職近例爲請伏惟  
丞相試一覽焉則朝廷之予奪與熹之辭受其當否得失  
皆曉然矣然朝廷於此本無愛憎之私但爲偶失參照則  
亦未爲大闕獨使熹竊非其據而幸討論之不及則其辱  
大矣熹雖無狀竊深恥之萬一此請不遂熹豈容但已蓋  
與其閔歎冒受寧以罪戾竄斥爲有榮耀也然熹之本心  
亦豈樂爲是亢激者狀中已備言其曲折矣并乞深察而  
力陳之庶幾聖主有以洞照其愚而亟遂其請則不惟熹  
之幸而免使丞相分上又添此一段不了事則亦不爲無  
補也前書率爾之言無足采取過荷開納愧悚良深願今



自謀之拙進退失據亦不復能爲門館計矣袁侍郎歸來  
道間一見語殊未款比聞其病欲往視之而賤軀衰乏尤  
甚未能自力念之不能忘也承問之及因輒布之疾病餘  
生無從復望履舄伏惟深爲天下之重千萬自愛熹不勝  
至願

與李誠父書 巳酉五月二日

久不拜狀茲聞榮被親擢進居六察之聯深以爲慰比日  
清和伏惟台候動止萬福先生抱道不試然其心未嘗忘  
當世也門人弟子旣不足以少承厥志而家有賢子足繼  
其業學者之望蓋非常人之比况新天子繼照之初慨然  
有志於治而外則夷虜憑陵國威不振內則陰邪朋結國  
論未定此亦賢人君子效忠宣力垂名竹帛之秋也尊兄

平日立志持身固有定論然區區更願一意爲國無徇常  
日往還厚善之私深察天下公議之所在精慮而決行之  
使陰消於上而陽長於下政事脩理而國勢尊安不亦老  
先生平日之所望於後人者乎熹託契深厚不敢效常人  
進諛詞以贊除用之喜狂妄及此不審尊兄以爲如何胡  
公論事皆合公論甚彊人意但二小諫之去殊可惜乃不  
能遂其言何耶諸公排逐正人乃以尊亢塞責此相輕之  
甚謂兄必不能爲薛許耳不可懷此小恩而忘大辱幸深  
念之

與張元善書

辭元文字極荷留念危疑之迹久爲賢者之累尤以慚悚  
今復遣此人乃漕司借來省狀公劄已與錢令自投矣只



煩因見扣之狀彙錄呈區區卑意只是如此更無他說如  
云立節抗論却非事實而反以益其疑忌蓋平生辭官只  
是兩事一則分不當得二則私計不便而已非有他也所  
云如有差妄却與此事體不同若是本等差遣力所能堪  
豈有不與之理但名位超躡或非力所辦則亦不得不辭  
耳清源之說尤非所敢問者中固不見容外亦非所堪衰  
晚如此精力昏耗一事做不得只得一日安靜即是一日  
之福此外無所求也對班果在何日不知欲論何事來書  
所云非甚利害不暇謀人者何見事之遲耶觀二諫之去  
江夏之并此乃不犯手勢而幹旋運轉無不如其意者自  
古小人所以敗亂國家豈皆凶惡猛鷲有可畏之威而後  
能之但有患失之心便自無所不至先聖言之精且切矣

南臺西掖乃為差彊人意者然不清其原而窒其流恐徒  
費力而無補也況南牀擊去新諫此已明與之忤渠既不  
得志必須更尋一枚如此等比置之本處不知又將何以  
為計此事不遠計只在旦夕矣可因見痛針劄之此公雖  
未相識然見其文字知其純厚不會罵人須力從吏之以  
速為上稍遲一日即壞一日事矣二諫之去必須有曲折  
幸子細報及天下事只有箇做有箇不做無如此依違僥  
倖之理沈之隱忍回互蓋曰將以有為也而所就者亦止  
如此與奮發直前者相去亦復幾何向使奮發直前果去  
禍根却未必不做得事也境外之事則諉曰無後段不知  
如此拱手安坐幾時是有後段時此事苦痛更是無告訴  
處不知祖宗之靈何負於此輩而忍至此也誠父遷後相



見否聞渠曾與之鄰居相與甚厚須有以警覺之縱不能  
回戈奮擊且得不爲所使以害善良亦幸事也蕭果卿初  
除御史虞丞相意也人或賀之蕭喟然曰彼見吾憤憤謂  
我不能言而以是處我也其輕我甚矣不數日首論其黨  
遂并攻之論者服其勇云經總制錢若只如此減得不多  
全不濟事熹去年有一劄子曾降出否諸公之意非不欲  
速行只是怕諸路條上乞減太多難可否耳若未定論且  
守前說爲佳過了此番又無時可理會也紹興和買熹向  
有一說欲減總額零數十四萬中減其四萬而後以田畝餘財諸般  
物力貫頭均敷庶幾重者得輕而元無者所增亦不至重  
後來不曾上得鄭書赴鎮時曾寫與之不知渠後來如何  
區處也廣西鈔鹽只是州縣古之必不至大爲民害今復  
官賣却須有害民處以本路觀之可見矣詳觀所論大率  
見得人情事幾未甚分明此乃平日意思不甚沈靜故心  
地不虛不明而爲事物所亂要當深察此病而亟反之古  
人所謂安而後能慮定而後能應正爲此也若只如此泛  
泛度日即恐枉得道氣之名而不享其利徒有損而無益  
也千萬留念

答李誠父書

副本垂云極感不外之意三復以還伏念頃侍先生教誨  
所論無非此事感念疇昔不勝悲歎又喜家學有傳遂爲  
世用有以慰九原之思也首章所論乃古今不易之常道  
而在今日尤爲要切然自世俗觀之不以爲迂闊之常談  
道學之邪氣者鮮矣尊兄旣發其端此必已爲彼等所惡



然吾所以告君之道無以易此則亦何顧於彼但當守此  
一言以爲平生議論之本他日論事每每拈出此箇話頭  
不論甚事都從此話上推出去則百病之根無所藏匿而  
於人主所以反躬正事之樂亦約而易操矣若把此話別  
爲一事而當世之弊又自各爲一事則內外精粗不相統  
屬而真下免乎迂闊之譏矣切望勿忘此言每見必須拈  
出常令接續無少間斷則久久自見效矣恢復一事以今  
事力固難妄動然此意則不可忘頃見先生亦常常說今  
日但當將不共戴天四字貼在額頭上不知有他他是第  
一義今觀老兄所論亦得此意但當因此便陳內脩政事  
之意而稍指切今日宴安放倒之弊乃爲有力耳至於分  
察職事計亦默有所處此則六要在於詳審勿徇偏詞爲  
善而覆護善人掩其疵疾之志亦不可忘耳又其大本則  
欲正人者必先正己況欲正君而可自有不正之累耶此  
在高明處之必已素定旣承下問不容不盡耳

答王謙仲劄子

云云 不勝千萬幸甚又蒙不鄙俯垂訪逮此見高明之度  
雖以爵位德業之隆而自視歛然不自賢智至於如此甚  
感甚感顧熹至愚本無知識加以疾病廢學意見愈益闊  
踈其將何以仰承嘉命惟是平生所聞明公之節槩風烈  
凜然其非今世之士其尊主庇民之略蓋素所蓄積也今  
日得其位而施之於海內有識仰首拭目以望膏澤之流  
亦何日矣熹獨竊意明公之優游不迫蓋將有所待而爲  
之也雖然時難得而易失古之聖賢蓋有皇皇汲汲而坐



以待旦者唯明公不忘疇昔之志而果斷奮發以乘其不可矢之機則宗社之休生靈之幸也

與留丞相劄子

熹亦具短劄懇辭恩命方懼進越自取罪戾不謂乃蒙鈞慈還賜手教拜領伏讀感悚益深又蒙鑄喻丁寧褒獎隆厚仰認至意尤切凌兢誠宜即日拜命更道之官服勤職業深求所以仰稱吾君吾相知遇使令之意而疾病之餘昏耗已甚竊自揆度決無以堪一道委寄之重不免復具公牘再干朝聽而別以此私于下執事伏惟丞相國公詳加省覽特賜矜憐曲為敷陳仍畀祠祿使得卒逃吏議以遂餘生則熹不勝幸甚幸甚或恐朝廷未知熹之實病誤謂尚堪使令不忍終身置之閑散則謀議之官若蒙陶鑄

或可自效然以禮秩太優不取有請伏惟相公試詳度之但熹雖出終不能久近則半年遠則周歲決須再有祈懇復勞區處不若及今便與祠祿之為便耳抑嘗聽於道路側聞乃者相公蓋嘗白發左右之姦斥之遠外所以輔君德振朝綱者甚慰中外之望熹雖愚懦亦不勝其喜幸竊意相公必將乘此機會大有建明以為宗社永久無窮之計而伏聽累月未有聞也夫陽長而不遂進陰消而不遂滅此最六危治亂之機而昔人所深畏以熹之愚猶竊為相公慮之不識高明何以處此而善其後也遠跡田間無由伏謁黃閣之下仰首一言以贊大慮引領東望不勝惓惓伏惟上為國家俯為人望千萬自重熹不勝懇禱真切之至



小貼子

熹目力昏耗不能細書楷字墨色濃淡行道欹斜殊不成禮本不能親書以所被教出於手墨勉強作此率略殊甚伏乞鈞慈矜恕幸甚甚 熹惶恐上覆

莫留丞相劄子

已酉十月二十一日

熹竊以中冬嚴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頃以衰疾再辭恩命方懼僭瀆自速罪戾乃蒙丞相矜憐曲爲敷奏改畀符竹以便其私固已甚幸至於那移闕次不一而止倍費生成之力仰累公平之政此又熹之所大懼也若使稍堪勉強豈復更敢辭避以招尤取闕而自棄於明時實以所苦目疾浸以增加臨漳雖名事簡然一郡千里生齒萬數獄訟財計所繫不輕若以愛身之故漫不加省

而委之他人豈得自安若欲一親臨則竊自揆度決有所不能堪者前日所以力辭江東之行良以此故竊意爲熹言者亦未究知其實而或雜以他說是以丞相雖已憐之而猶未深信其必然也以熹今日精力之所堪惟有奉祠一官可竊升斗之祿又復惟念君相之恩隆厚至此而熹必求閑退固執不回則或者之論必又有以爲羞薄詔除而加以傲上無禮之罪者是以今者冒昧朝聽不敢專以祠祿爲請蓋已出沐迫無聊之計而陷於貪冒苟求之譏矣伏惟丞相試加察焉賜之一言明其實病而復與之祠官之祿使得休養神明避遠讒謗庶幾未死之間及見丞相格君定國之效使羣邪屏伏而衆賢彙進姦言熄滅而公論顯行國勢尊崇於上民心悅豫於下則熹雖在田



野之中亦得以安心肆意明目開口爲太平之民其與懷  
抱憂畏側肩屏息以寄其身於吏民之上者屈伸苦樂萬  
萬不侔矣若丞相亦以熹前所疑有不得不慮者則謀曹  
之請願垂意焉然此已爲甚不得已之計萬一近地或無  
見次則又不必騰那增創以致人言但與祠官乃其舊物  
縱使得罪亦易辭也熹未嘗有一日灑掃之勞於門下而  
丞相知之之深念之之悉至於如此故熹不敢不盡其愚  
伏惟丞相擇而處之千萬幸甚未由趨拜門館伏乞上爲  
兩宮倍保崇重永扶公道以福蒼生熹不勝至願

與黃仁卿書

熹行義不修無以取信交遊遂使中傷之禍上及先賢若  
非神聖鑒知則其流害將不止於不肖而已負此悚惕無

以自容熹竟不免臨漳之行示喻積弊此固當然其橫斂  
擾民爲害有大於此者到官之後須以第討論更革之今  
未敢洩此意若過劔福得左右在彼面議爲幸或出沙縣  
亦當先附報奉約一出相會也於州縣事體本自生疎又  
多時不出意思踈懶旣承當了擔子便又苟簡不得甚欲  
子細商量也請祠事亦似不必如此隨分仕宦不起患得  
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政不須如此若論爲學則在官何  
嘗不可爲學直患自不愛日用功耳買田舉子之說甚善  
此間周居晦劉晦伯皆有此議但愚意以爲如此則只做  
得一事不如斂散旣可舉子兼可救荒又將來田租亦爲  
豪民坐欠催督費力此建陽已見之弊須更子細商量大  
抵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但筭其多者爲之耳

只恐一日饑  
荒却思此



無討處也

答趙帥論舉子倉事 庚戌

次月初十日請米不得折支價錢

元立約束逐月三次支米使生子之家不過一旬便得接濟極為利便但支米官獨自支或不得人則徇私作過無所不有至有將私家所收輕禾汎穀重行估折者亦有將所支官米準還本家私債者似此之弊不一而足不但折支價錢而已故中間甚不得已而改為三月一支之法雖期日稍遠然却得關會諸都附籍鄉官同在一處不容大段作弊鄉人雖是得米稍遲却無邀阻乞覓之患亦頗安之今欲一月一支誠為中制然若不關集諸附籍官則獨支之弊復如前日若欲盡行關集則一月一來其稍遠者不無厭倦支米官又利其不來決不便行申舉因循視傲必致無肯來者而獨支之弊又如故矣反復思之只有一說雖或未能盡革舊弊然亦勝於不行欲乞更於所示事目本文次月初十日請米一石之下注云仍舊關集諸附籍鄉官各將本籍前來參驗方得支給此注上仍於後項立法支米以恤其私見第三項則或可以責其必來而免致復有獨支之弊如其不然雖欲多設關防出行小惠徒為文具終有損而無益也

佃戶人戶欠米未有約束

舉子根本全仰諸莊佃戶送納租課諸都人戶回納息米今佃戶多是豪猾士人仕宦子弟力能把持公私往往拖欠不納至有及來年夏秋而無敢催督之者請米人戶間



有形勢之家詭名冒請一家至有百十石鄉官明知其然而牽於人情不能峻拒亦有慕其權勢而因以為納交求媚之計者亦有畏其把持嘲誚而姑為避禍苟免之計者及至冬月回納之時又皆公然拖欠鄉官無如之何縣官亦復長暉不肯留意催促遂有經隔年歲終不送納者麻沙常平社倉曾被一新登第人詭名借去一百餘石次年適值大赦遂計會倉司人吏直行蠲放緣此鄉俗視傲全無忌憚視此官米便同已物歲久月深其弊愈甚若不早加覺察將欠多人追赴使司勘斷監納佃戶即令召人剗佃則數年之後根本斃拔鄉官徒守空倉舉子之家無復得米之望矣

諸縣措置官下書手月支米五斗

如此則措置官似亦當有月給兼第一項所陳利害欲乞并就此條立法若云諸縣措置官月支供給錢若干折米若干逐官下置書手一名月支米五斗支米附籍鄉官逐月每人支米若干以充茶湯飲食童僕往來之費此數未敢擬定更乞詳酌

稍優為善

### 與陳憲劄子

熹輒有愚悃仰干台聽昨以漳浦黃尉不納軍糧營私廢職致寨中饑餓狼狽事有可憂不免具狀申省部諸司例皆不蒙行下獨荷使臺留意差官前來推勘官吏聞風無不震悚今者忽被使檄乃問本人有無情弊固已愕然續得勘官關報又云已奉台旨住行起發不惟熹竊疑之一郡士民無不驚恠以為使臺舉措不應如此熹雖已具回



申具言本人罪狀明白不待更有情弊然後可按故本州  
前此申狀初不謂其別有他罪乞照已行事理施行不審  
已蒙台察與否如何也然兩日以來竊伏思之此事本非  
區區敢容私意正爲州郡差使不行以至欠闕軍糧事勢  
危迫若不懲治深恐官吏習見州郡事體削弱不能使人  
向後迭相倣效無所稟畏萬一一且稍有緩急事將有不  
可勝慮者所以勢不得已須至按劾然猶以諸司在上不  
欲遽爾具奏既見使臺特加究治竊料台意必有所處而  
不意一旦自爲縱弛以至於此也伏惟提刑郎中以清名  
直道有聞於時必不肯容請託之私以廢公法不知此何  
意也熹昨已具狀申省部諸司乞避此尉又念台慈顧遇  
過厚不應遽爾妄劾遂且引節區區衰病雖已求去然一  
郡之防則有不當以熹之將去而遂廢者是猶不能已而  
一言之伏惟高明少賜矜察果於去惡而無爲因循中輟  
之計以壞紀綱以損名譽則非熹之幸乃此邦之幸乃閭  
下之光也頃年嘗讀鄱陽云郡之章至有雖鼎鑊有所不  
辭之語嘗竊壯之以爲此真今世之古人其剛大正直之  
氣不可屈撓乃如此而亦意其必能有以容夫度外逆耳  
之言也是以不敢不盡其愚伏惟幸察

與留丞相劄子

熹祿有誠懇仰瀆鈞聽熹衰病餘生不堪從宦茲蒙誤恩  
假守黽勉南來意謂若幸無他疾痛可以冒昧歲月然於  
職事亦不敢不盡其愚前此依準通融蠲減指揮乞免上  
供罷科茶錢及減無額經總制錢之額以至恭奉聖旨相



度經界利病皆是一部永久利害而經界尤利害之大者所以不避僭率極意盡言不敢少有顧望前卻首鼠兩端之意退而講究巨細本末不敢不盡規摹措畫蓋已什八九成矣鄙意無他蓋以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爲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羨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旣失經常之入則遂多方擘畫取其所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熹自到官蓋嘗反復討論欲救其弊而隱實郡計入不支出乃知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所以前此申奏欲得及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竊聞廟堂有意施行版曹亦無異論亦蒙丞相賜書喻意謂必可行熹區

區自喜竊謂漳民自此可脫塗炭之苦而熹區區疆顏扶病亦不虛爲此來矣不辛心勞事拙賦政不平前九月中州境屢有地震之異未及自効以聞而舊疾發動遍傳兩足連及右臂痛楚呻吟不可堪忍以至滿散錫宴之日皆不得少伴臣子歸美報上之誠今雖少能自力扶曳出廳執捉批判而病中服藥多是疎利發散之劑精神氣血衰竭殆盡無復筋力可以支吾又况所請罷科茶錢無額經總之屬也久不蒙關心經界聞亦有陽爲兩可而陰實力沮之者只今已近冬至更五十日即是新春設使便蒙施行亦無日子可以辦集至於按劾弛慢不虔之吏諸司又不主張甚或已行取勘而無故自引罷者如此使熹寧復更有顏面可臨吏民鄙性狷急不能俯仰前日所以杜門



空山甘忍窮餓而不改有意於仕宦正以此耳今年六十有一衰病侵凌行將就木乃欲變心從俗以爲僥倖俸錢祿米之計不亦可羞之甚乎憤懣無聊不能自抑已具奏牘干犯天威乞從罷黜而并以此私布腹心于下執事伏惟某官少賜矜憐曲加陶鑄或使復得奉祠歸死巖壑則又千萬之幸而非熹之所敢望也抵冒恭嚴俯伏俟命熹不任恐懼震栗之至

與趙帥書 辛亥二月

雷雪之變誠可憂懼而寒雨連月陰盛陽微天雖不言意極彰著此亦可深慮者但求言之路未廣不知果有切至之論可以感寤聖心解謝天意者否侍郎身雖在外然以宗屬之親侍臣之重而平日憂君憂國之心與今之從政

者不可同日而議迺此幾會似亦不容默默以自同於衆人也不審囊封入告當復以何爲先區區願竊聞之以寬幾締之憂因來密喻千萬幸甚近聞有旨招填諸州禁軍寄募沿江戍卒兩事並行似難辦集且今日州郡禁軍緩急何足恃賴正當別作措置以漸消除而悉收江上諸軍子弟刺填本軍以時練習却令分下諸州就糧以省餽運防緩急歲時更代却還本軍則其事勢自然不敢退墮而州兵之去消者亦得以激厲增進乃爲長久之計今不慮此又令州郡泛行招刺若守將不得其人則適足以資其賣鬻之姦而空耗衣糧重傷民力又未論也至於寄招之今則棄子弟素習之技而取浮浪無能之人尤爲非計似聞軍中向來以不堪用嘗奏罷之數年之間州郡得以少



息勞費不知今日有河急切而忽取此已棄之繆策而復行也往在南康日見隆興所發之人全船遁去并與部轄掌事者皆不復還移文鄰郡搜捕甚急此等之人設使到得軍中亦豈復堪倚仗也竊謂此二事者在帥司亦合申請更以書曉諸公必不得已且罷寄招而稍遞增禁軍本等及大等第斗力必使及格方許收刺以於逐年奏帳本名之下各注斗力不測點名抽喚令赴帥司按拍則猶庶幾其或可用也此間子弟投募者衆因限以必及次高疆斗力乃收而來者亦不少此亦已試之驗也

與趙帥書

辛亥三月二十三日

熹竊見元降指揮將海船作三番拘集聽候募發後來節次有旨許令當番船戶只在本州界內逐便漁業此見朝廷燭見幽遠務從寬恤之意然去年三月八日方降指揮本州四月八日方始被受則船戶拘集已久不無廢業官吏恬不省察恣行邀索直至命下尚且拘留適熹到官之初究治姦弊方得放散以此之故船戶畏憚不肯如期到岸聽候點檢欲望使司特賜申明乞降指揮今後當番船隻追集到岸日下差官點視即時逐旋放散令於本州界內漁業委自守臣專切掛意不得拘留自後年分並依此施行更不候別降指揮實爲利便恐或未欲如此施行即且乞逐年初冬便與預先行下使船戶知得到州點視便得放散自然樂於聽命不致誤事

答陳漕書

近因使還已具經界乞候將來農隙施行利害申稟伏想



已塵台鑒未奉回降。且增悚惕。今準使牒便令差官。煮前此準擬外州一二待闕官。近聞朝論大以爲不然。此亦小事。不欲固爭勢。須別行踏逐。外州一二官員相添。乃可集事。蓋此四縣龍溪縣官皆可委仗。不須差人。龍巖山多田。少只一劉尉。永嘉士人嘗從王亞夫游。頗知經界利病。足當一縣。或更助以一人。亦得長泰縣小地。狹或更須一人。但漳浦地廣而荒。尤費區處。而宰丞簿或老或繆。皆不堪使。只有一尉曉事。然亦是巡捕官。已擬用一龍巖簿貼之。然更須得兩人或三人。乃足用。州官中亦未見能曉事。有可差者。容更踏逐。別得具申。但旣未即施行。即且小候。詳細差撥。庶得其人。乃爲有補。不審台意。以爲如何。已具公狀申述。拱俟回降。當遵稟。

與留丞相劄子

經界已被漕檄竊聞此事。丞相極勞經畫。乃得施行千里。貧民無不知感。但恨聞命之日。已是正初農事方興。不容措手。已申漕司乞候十月一日下手。打量矣。其合預行措置事件。則目今不住施行。講究令益精審。以俟及期而行。必不致有誤事。但此事之行。雖細民之所願欲。而豪家右族倚勢并兼者。惡其害已。莫不陰謀詭計。思有以動搖未知此八九月之間。事體又復如何。更願丞相深察其情。而以天下至公之理裁之。有以終惠此邦之人。而不墮於騰口間說之計。則如熹等輩尚得以奔走塵坌泥塗之中。上爲國家均愛赤子。而徼幸於有成。如其不然。則雖賤軀自可支吾。亦當別以微罪自劾。而歸不敢遊丞相陶鈞之內。



矣熹以本郡不曾被文省劄不敢具申其回報漕司狀檢  
謹錄一通冒浼鈞聽僭率皇恐蠲減錢物竊知已下漕司  
亦當一面條具申稟彼司聽候處分更望廟堂力賜主張  
使不奪於有司出納之吝則非熹之幸乃此邦之幸非此  
邦之幸乃此民之幸也國家愛惜斯人如護元氣不忍以  
毫髮擾之詔令所頒戒飭州縣未嘗不以嚴禁科罰爲言  
而其所以取之州縣者乃如此是則陽爲禁止而陰實縱  
之又從而驅之使必出於此聖主在御丞相秉鈞豈忍爲  
是以欺其民哉熹前書晉越冒進所聞中間伏奉手教開  
納誨諭周至三復以還喜懼交集然逖聽累月竟未聞公  
論之勝邪說之消如丞相之言者顧其當勝而反消當消  
而反勝者則有之矣州縣廳官不當議此惟丞相深圖之  
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熹瞻望台嚙不勝依仰敢乞上爲  
兩宮益加鼎食之衛千萬至懇

與留丞相劄子

熹誤蒙選擇備數海邦又被詔旨特許本州推行經界以  
惠疲氓方幸得以罄竭驚頓仰副使令而不幸遽聞長男  
之訃悲痛不堪自度精神思慮將有不可得而黽勉者已  
具公劄申稟乞賜陶鑄官觀差遣使得公歸營辦喪葬收  
拾孤嫠切望哀憐早賜敷奏千萬幸甚熹又有愚懷本州  
判官葉機假滿百日依條離任念其貧病已許爲伸嶽祠  
之懇未及而遽遭此禍然不欲食言并有劄子率易投納  
伏惟鈞慈不忍一物之失其所并賜垂念則不惟葉機之  
幸亦熹之幸也方寸迷亂言無倫次伏紙不勝惶恐俟罪



之至

與留丞相書 四月二十四日

熹竊以孟夏漸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遠守偏城日荷臨庇昨以哭子悲傷私計不便干冒威嚴已深震悚而前此人還蒙賜手教存撫甚至且有憐其久處瘴鄉之意伏讀反側不知所爲熹去歲之病乃是宿疾發動即非染瘴不知趙帥何故乃爾具稟致煩軫念況此邦事簡俗淳今歲以來吏民亦粗相安又經界已得指揮若非家有私故則熹非唯義不留去亦不願舍此僻遠之安而就繁會之危也幸今已聞奉祠之請既有成命此蓋丞相察其哀懇而陶鎔及此千萬幸甚雖論譏華資所不當得然亦且得去此只似受命一面控訴而於前路聽從欲之

報也計差去入不二數日會當至此但今郡中却有二事不免具狀申奏其一爲昨來所乞蠲免罷科茶錢已蒙行下漕司相度今計郡中自可椿辦只乞降旨約束官吏不得沿此爲名似前科擾不敢更煩蠲免應副而所乞除減無額一項五千緡者即乞特詔有司便與施行庶爲一郡久遠之利其一爲漳浦高知縣登忠言直節不幸貶死欲望聖恩特與昭雪褒錄其家二事皆乞丞相留意開陳得從所請千萬幸甚雖當去此而惟君相所以遣之此來之意似非偶然欲圖以報萬分者是以於此有所不能忘懷其他瑣細亦有合因革者然其事在州郡而不在朝廷又不敢以煩鈞聽也其他至如經界一事若非丞相力賜主張則浮議動搖其罷八矣茲者又蒙垂諭諄悉尤切感歎



此事貧民所欲而富者不願理勢甚明似不難曉而羣言  
胥動噂沓萬端則不唯愚者惑之而賢且智者亦或不免  
此可恠也然此邦之人富者尚少其力能沮議而得關說  
於前者亦不甚多熹之所憂獨恐溫陵富室既多其間豈  
無出入門墻之下承眎睩之恩者必將巧爲詞說乘間伺  
隙以濟其私竊願高明審加察焉使此邦之績不敗於將  
成則泉汀以次悉蒙其利而三州之境窮苦無告之民無  
不感戴主死肉骨之恩矣昨來陳憲委官來此商度因令  
行視田野汀之行賈聞之驚喜相率拜其車下問此法何  
時可及吾州此可以見夫人之真情矣而必爲說以敗之  
而圖自利其亦不仁也哉往時有閤門舍人林宗臣者亦  
丞相之邑子嘗因奏對論及此事其言憤激痛切蓋有所

指今泉之貧民愿人人能誦道之公議良心不可泯沒  
彼沮之者設不出此子孫決不乞食獨何必過爲之慮而  
蒙此詬於其身耶是可歎已惟丞相深念有以反之此又  
自爲門下之計而非獨爲三州貧民計也熹又蒙垂諭深  
以士大夫之朋黨爲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  
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  
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  
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  
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  
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  
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  
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



能不以朋黨為慮熹也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為已任是以上之所以告于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凌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為禍深也又稍故為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為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為是而有黨者為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為已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為黨而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為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為黨其亦誤矣熹雖荷知獎而未遂掃門之願顧蒙出語之勤似不為無可取者是以輒空曾臆少答恩顧不自知其狂且妄也干冒威尊俯伏震懼伏惟寬容有以裁之瞻望黃閣無由趨拜敢冀上為國家倍保崇重熹不勝下情千萬懇禱

由趨拜敢冀上為國家倍保崇重熹不勝下情千萬懇禱



之至

熹竊見紹興初年趙忠簡公為相一時收用人材之盛  
後來莫及然細考其間亦豈無不滿人意者但其多寡  
之勢此彊彼弱故雖少雜而不能害治當時有小元祐  
之號今者竊觀丞相之心即趙公之心然論一時人材  
賢佞之勢則此少而彼多此弱而彼彊此則區區所以  
不能不深憂而輒以分別賢否忠邪之說為獻於門下  
也伏乞鈞照熹皇恐又覆熹又蒙垂諭陳憲趙守曲折  
謹悉陳憲於此極留意熹前劄已具稟矣昨見移節方  
竊憂之不謂鈞念已及此也幸甚趙守舊識之有心力  
肯向前誠如尊命然史得一言勉之幸甚近因遣官下  
鄉分界且遍諭父老以所為方量之意并以算法授之  
人見其簡易易行無不悅喜今見熹云頗以為憂而不  
知丞相主張之力初不為熹一介作輟也更乞加意垂  
念千萬至幸熹皇恐又覆

與留丞相書七月十日

熹竊以孟秋猶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區區  
賤迹自四月二十六日解罷郡事越三日遂發臨漳五月  
二十四日遂抵建陽因遂寄寓以畢喪葬但悲惱之餘無  
復生意仰賴巨庇偶未即死耳七月四日始被省劄并領  
手教之賜仰荷鈞慈垂念之厚但所請上還進職恩命未  
奉俞允上恩隆重威令已行知友皆謂不當復有干冒而  
反復以思竟未得其所以可受之說不免復從建寧借人  
持狀申省愚慮惘款斂竭亡餘不敢重洩崇聽得賜省覽

熹竊

熹竊

熹竊

熹竊

陳友



詳悉開陳上謹聖朝又奪之公下全匹夫辭受之義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又蒙垂喻經界利病乃是溫陵士夫猶有公論始者但見漳人有仕於朝者奔走權門日肆搖沮而妄疑之耳數日前陳憲按部經由亦有所聞深不自安改送之請殆必爲此然周漕始至相見首問及此云恐朝廷或從陳憲之請即欲略知曲折未知後來既聞浮議紛紜之後又復如何此非閑人所敢干預第因下喻之及取布所聞耳無額錢事曲蒙垂念尤深感戢版曹今當已有定論但恐出內之各有司常態須仰廟堂力賜主張始可不乖所望也高古縣事不審已作如何施行此事南方之人無不聞知况如丞相尤是目睹而梁文靖公向來亦嘗爲之申雪固不待鄙言而後信但得據前委曲敷陳特與昭洒則不唯直既往之冤申泉壤之恨而自今以往忠言日聞於丞相效美遜直之心亦不爲無所助矣如聞比日朝士有以不願爲忠臣之說當上心被親擢者遠方傳聞不知信否如審有之則小人迴計之憂恐其不得爲興邦之言也又聞其人亦嘗出入門牆深辱知顧當是其時未有此論如又不然則知言知人之訓妄意丞相更當留意博求直諫之賢置之東閣與圖天下之事則大人格心之效不日可見而勲業之茂不但踰於前後數公矣諸葛武侯之教有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成賊可死功可翹足而待矣太祖皇帝嘗語侍臣唐太宗虛心求諫容受盡言固人主之難事然曷若自不爲非使人無得而諫之爲愈乎至哉言乎愚竊願以武侯之



言爲丞相獻又願丞相以太祖聖訓日啓迪於上前也至  
如朋黨之論則前記所陳有未究者致煩鑄喻至於勤緝  
三復愧悚不知所言章蔡之禍誠如尊命但忠賢奔播至  
於如此推本其原蓋自有在而九年之間黜幽陟明培固  
根本其效見於靖康建炎之際者民到于今賴之又自有  
不可誣者若其無此而元豐紹聖便相凌襲則後日之禍  
豈但若此而已哉前輩有論嘉祐元豐兼收並用異趣之  
人故嘗時朋黨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爲名言熹嘗  
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爲真其偏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  
若如是之猶爲愈耳非以爲君子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  
去而此舉真可爲萬世法也若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  
并絀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曆之宏規盡革熙寧之

秕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後之覽者得其言而不得其  
心知退守其所爲不得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盡美盡善  
之策是以國論日卑而天下之勢卒至於委靡而不振此  
可悲也至如元祐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已者之非君子而  
不知同已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致患生於腹心之間卒以  
助成仇敵之勢亦非獨章蔡之能爲已禍也然則元祐之  
失乃在於分別之未精而丞相以爲太甚熹竊有所未喻  
也是以知言知人聖有明誠區區已效於前矣深願丞相  
之加之意也抑又聞之天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不同以  
易而言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爲主於下而五陰莫之能遏  
及其遇而消也五龍夭矯於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羸豕躅  
躅之孚甚可畏也丞相觀於今日之勢孰爲主而方長乎



孰爲客而方消乎孰能制人而孰爲制於人者乎於是焉  
而汲汲乎以求天下之賢以自助使之更進迭入日陳安  
危治亂之明戒以開上心排抑陰邪無使主勢小傾而陷  
入其黨尚恐後時而無及於事不精而未免有失亦何遽  
至預憂其分別太甚而爲異日之患乎熹未獲趨拜而辱  
知至深且今分甘投老無復世念故不自嫌而冒昧及此  
伏惟赦其狂妄而取其愚忠千萬幸甚當暑目昏作字不  
謹并丐原恕自餘唯冀上體兩宮之眷俯慰四方之望加  
茲重茵列鼎之衛以究久大之業千萬幸甚

與留丞相書 十月四日

竊以孟冬漸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昨者人  
還伏奉省劄喻以聖恩庶衣借不許終辭之旨又蒙鈞慈加

賜手教所以開曉心極懇至伏讀再三仰體吾君吾相委  
曲眷憐之意如此其厚謹已齋袂祇拜告命奉表稱謝矣  
恭惟丞相國公知遇之深固不以世俗常禮見望然亦有  
不敢廢者鄙語卒章少見所以圖報之實儻蒙照察千萬  
幸甚高古縣事特蒙主張得被仁聖漏泉之澤九原忠憤  
一旦獲伸丞相所以褒顯忠直擯抑姦諛之意不但施之  
今日周行之間所勸多矣龍溪亦蒙收召之恩始望蓋不  
及此第切惶恐無額歲事近聞已蒙施行邑中尚未見報  
未敢致謝此錢雖是州額從來拋下諸邑漳浦爲多此縣  
比年殘廢已甚熹向來措置州郡自爲抱認罷科茶錢數  
千緡今若得更免此則此邑庶幾有可整葺之望萬一今  
來方是行下漕司指定即將來更望丞相力賜主張始終



其惠使此邑疲民免於非理科罰之苦千萬之幸或已俯  
從所乞盡賜蠲除則熹昨奏抱認罷科茶錢事雖無施行  
亦乞行下本州遵守不得再拋下縣仍切覺察勿令諸縣  
以此爲名妄行科罰此又求久之利也此錢自係上供之  
數不敢求免本自不必具奏所以有前日之請良以此耳  
伏乞鈞察熹未嘗有一日灑掃之勞於門下而丞相所以  
知獎優異不在衆人之後顧今精神耗竭筋力疲憊無復  
可期以伸報效區區願丞相深觀大易陰陽消長否泰往  
來之變謹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公進退之母爲調停之說  
所誤使忠言日聞聖德日新而天下之人真享富壽康寧  
之福朝廷之上真見平平蕩蕩之風則衰病之軀老死丘  
壑無所憾矣如於忘邪之分察之有未明消長之戒信之  
有未篤而又以一身利害之私參錯乎共間則今所謂持  
平者是乃所以深助小人之勢以爲君子之病將見彼黨  
日盛此勢日孤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爲者丞相雖欲奉身  
而退窮勝事而樂清時亦不得辭後世良史之責矣熹不  
勝感德之至輒復冒昧言之伏惟恕其狂妄而采其千慮  
之一得焉則又幸之大者瞻望門墻無由伏謁伏乞以時  
爲國千萬自重熹至懇至禱死罪死罪

與留丞相書 十月十二日

熹區區賤懇已具前幅必蒙矜念俾遂退間不敢重出以  
煩公聽惟是昨因致謝輒罄鄙懷狂妄僭率不勝皇恐然  
自遣人之後即得朝士私書語及近事恭聞丞相忠誠感  
格天意爲回重陰之宥復有陽復之漸乃竊自幸其言之



不効既又反覆以思則恐今日之事未足爲喜而前日之論猶有可思者也蓋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讖已足爲患況居侍從之列乎況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爲害已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爲助已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辯而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間小爲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貶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爲慮而輕爲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此猶姑以鈞敵之常勢言之耳况今親疎新舊之情本自不侔忠邪遜逆之趣又各有在彼已先据必勝之地而挾羣黨以塞要衝凡一舉手一搖足皆足以爲吾之害下至近習織人亦或爲之挾持簡牘關通內外以助其勢而吾乃兀然孤居孑然特立絕無虵蜂蟻子之援可與用力於根本之地以覺上心而清言路其可望以爲公道之助者不能留之躡步之間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爲主而我方爲客彼方爲刀而我方爲肉此固天下之危機敗證而又時取彼所甚惡之人置之不能爲助之處徒益其疑而無補於事愚恐雖能遍起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聲氣但陰拱而微伺其勢似能害已則便一眴目而羣吠四



起使來者或未及門王者或未暖席而已狼狽倉皇奔迸  
四出矣尚何國事之可圖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為但去一  
人班列便無小人臺閣便無異論乎胡不觀於鄭尚書王  
著作孫司業之遂去而不留袁溫州之已除而中寢此皆  
誰實為之也哉以愚觀之但見其操心益危慮患益深而  
為崇益甚耳語曰治水不自其原末流彌增其廣又曰射  
人先射馬禽賊當擒王蓋慮此也去年劉副端初除就論  
震動朝野善類相慶而熹獨深憂之今日之勢何以異此  
伏願丞相試熟計之而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  
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  
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間然後  
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為也如其不  
然則自今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日是以熹竊危之  
而未敢以為喜也辱知之厚不敢不盡愚惟高明察之抑  
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蚤猶豫留時亦  
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為甚危然乘隙疾攻正  
在此時投機之會間不容息惟丞相深計而亟圖之則不  
唯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熹死罪死罪

與留丞相劄子

熹竊以孟冬冰寒伏惟某官鈞候起居萬福熹昨蒙聖恩  
超迂戆秩懇辭不獲更被寵褒又得竊食祠官之祿以便  
私計而率其舊業公朝誤恩於熹已為厚矣故熹前日奏  
記蓋嘗畧陳其說以伸謝悃意謂必蒙矜察不意今者又  
被省劄乃復將有所佞令聞命驚惶進退失據至以家門



患難之私賤軀殘朽之故反復推較則又皆有所未安者  
已具申狀稟劄一二條陳以干公朝之聽顧猶有未敢盡  
其言者而復以此私于下執事伏惟某官特賜矜憐少垂  
寬假使得躬視埋葬以塞老牛舐犢之悲休養神明以駐  
衰頹就盡之景更以餘日討繹舊聞以副聖主華衮之褒  
而助明時風化之美則某官之恩之德二將被于存沒而  
無窮矣干冒威尊不勝戰灼又以近方拜啓不敢復以累  
幅仰勤聽覽并冀垂察唯是瞻望門墻無復趨拜之日下  
情尊仰不勝拳拳敢乞上為兩宮倍保崇重長輔聖主永  
康兆民熹區區無任祈懇激切之至

與趙帥書

熹適間道六拜違不勝惘惘移刻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所  
需文字適方檢得謹以內呈復有少稟乃適間所忘記者  
熹辭免文字度今已到又矣台旆到闕日若已得請則無  
他禱萬一未遂則望特為一言及此私計未便之實使早  
得從鄙願千萬之幸經界一事將來本欲說破以昨夕見  
教之勤且復隱忍但此事不可不使彼知之亦幸為詳言  
之則熹雖不言而義亦伸矣蓋此一事貧民以為利而并  
兼豪奪之徒以為不便其理甚明故當時臣僚建請而朝  
廷行下諸司諸司行下諸郡泉汀之言雖有異同而諸司  
察其無理幸以熹言為是反復論難蓋千百言以聞於朝  
則其慮之已不為不審矣今雖有此一人之訴朝廷亦合  
審其虛實押下諸司再令審覈則其教誘資給誣罔之罪  
必將可得如其不然諸司中必有觀望風旨自為前卻者



此謗猶有所分不專於朝廷也今所施行乃匆匆如此是朝廷不以臣僚之言爲可信又不以熹之言爲可信又不以諸司之言爲可從而偏聽此人之說與其教誘資給者之說也丞相相知甚深薦引存問不爲不厚熹雖知不足以及堪此然平時狂妄所以傾倒不敢自他者亦不爲不至故前日之辭免不敢決然爲不出之計而於馬貳卿書復露異時乞郡之請此意亦可見矣今以此事觀之乃知丞相所以見遇者乃在漳州進士吳禹圭及諸教誘資給者之下今雖無恥其敢冒此而進哉熹仇拙竒蹇一出而遭唐仲友再出而遭林黃中今又遭此吳禹圭矣豈非天哉天實爲之豈敢尤人然復云云如此者猶感丞相相知之意而懼其以此待天下之士也幸侍郎一爲誦之千萬

至望

與留丞相劄子

熹竊以季冬極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昨者妄以小夫竿牘干冒崇聽方懼僭瀆以取罪咎乃蒙賜教累番加以真翰所以慰答其意者甚厚至於懇避恩除以便私計亦蒙矜憐委曲鑄喻而馬侍郎黃寺簿呂司公又皆以書具道鈞意甚悉區區下情不勝感激之至謹已仰體盛旨不敢復以家事爲言但經界妄議竟煩寢罷則熹之罪戾有不敢自赦者朝廷寬大雖不忍寘之重辟亦豈宜更加寵擢以紊賞刑之典而熹雖無狀不識庶耻然亦豈宜適當此時復叨任使以乖去就之方哉省狀公劄別具浼聞伏惟鈞慈幸賜財察趙侍郎前日經此亦嘗託其



面稟今以被受日久乃借得人亟此申陳不暇他及瞻望  
門墻無從進謁敢乞上爲國家千萬自重熹不任祈懇激  
切之至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書

時事出處

與趙尚書書

竊以仲春之月氣候暄和伏惟某官茂對明恩神人協相  
台候起居萬福茲者竊聞榮被追詔入長天官夫以尚書  
望實之隆宜在廟堂參斷國論之日久矣去歲入朝空用  
在即而抗論極言不以利害之私少有屈士論益以歸  
重而深恨其不少留心乃今幸甚天啓聖心召還故官是  
蓋將授以政無可疑者有識傳聞交相慶賀蓋不獨爲門  
下之私喜也然今日之事蓋有甚難於爲力者不審明公  
何以處之竊計雅懷於其大者素有定論不待愚者之言  
矣惟其小者之一二區區鄙懷竊有所疑於平日輒忘僭



易而一言之惟高明之垂聽焉蓋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  
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  
有爲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賓門  
墻勸獎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  
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今日明公之立朝不爲不久  
而未聞天下有卓然可用之才出於門墻之下自頃出臨  
藩服而熹始得觀於進退官屬之際則見明公之所與者  
率多碌碌凡庸雖旣偵伺以希寸進之流未有以職修事  
舉爲衆所稱以爲當舉而得之者也而况於其學行醞畜  
真有以大過於人者乎今者進位於蒲相之列則所資於  
天下之才者益衆而所進退於天下之才者益重若但以  
前日進退官屬之入度取之則熹恐天下之士所以望於  
明公者有未厭也特事如此之難明公之任如此之重而  
所以求助者如此之狹熹雖至愚猶竊爲明公慮之而辱  
知有素不敢不及此而一言也伏惟寬宥恕其狂易試加  
察焉蓋不惟明公所自舉而凡所爲屬之同列以妨賢者  
之路若宜皆在詘指之中則熹之虛實可覩矣來使還自  
三山熹前此已屢拜啓薄冗姑此少伸賀禮而亦不敢爲  
無益之空言也末由趨拜履舄伏乞以時爲國自重

答趙尚書

四月二十六日熹叩首再拜上覆吏部尚書台座熹久病  
不得拜書第切馳仰即日淫雨寒涼伏惟論思多暇神人  
交相台候起居萬福竊聞清蹕已御外朝尚書首奉延訪  
忠言至論聳動上心有識傳聞無不感歎但以疇昔所嘗



商較者揆之似已太勁切矣豈忠肝義膽得全於天有不可得而抑者抑以論議不齊事功難必而故出此以趨勇退之塗耶以出處語默之常理言之二者誠皆有當然非海內深思遠識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也顧今指趣已聞標的已建而未見懽然聽納之效不審高明又當何以繼此此恐更宜廣詢博訪以善其後未可以便謂無策而付之不可如何也朝士下僚中恐不能無可咨訪者願自今以來稍加延納虚心降意採其所長庶乎其有補耳東府復留勢豈能久意其亦必自知如此而姑爲偷安引日之計以媚羣小冀無後災此其爲害又將有不可勝言者尚書與之情義不薄曷若勸之乘此必不能久之勢力言於上極陳安危治亂之機大明忠邪枉直之辨以爲國家久遠之計其濟則宗社之靈生民之幸不濟則與其抑首下心前迫後畏以保此頃臬之光景纖芥之榮祿而不能自拔於小人之羣以誤國家以此易彼豈不浩然而無愧悔於心哉但其人自無遠識親狎庸佞全身保妻子之慮深而憂國愛民之念淺恐未必能聽此大度之言耳但尚書旣與之厚而不乘此機發此策則於吾之心有不盡言嘗試一言之政使未必能用亦未至於有它又與建白於朝事體不同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劉德脩忽自蜀中寄一書來慷慨振厲略不少衰真奇士也觀其書意似亦甚悔前日欠人商量失却事機此真可太息爾然事變無窮又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人之視已不猶已之視人耶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



位遭事會便覺無下于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狂讀了他古人書也熹一春病脚至今未能出入醫藥雜進灸灼滿身殊未見效只今兩脛細弱飲食減少自度非能久於世者所幸小屋略就旦夕可以定居便與世相忘矣向來小報幸是誤傳不然又費分踈愈增罪累耳聞中自得林辛一路已甚幸若象先來更能為上四州整頓得財賦源流即更為久遠之惠但恐其意只如所謂去泰甚者則又失望耳近日此等議論真全軀保位之良藥而病國殄民之烏喙也無由瞻晤寫此紆鬱切冀深為人望千萬日重不宣

與趙尚書論舉子田事

熹拜書將遣而周宰見訪訖及近降指揮出賣絕戶官田此間舉子義莊絕院二十五所田收米四百八十餘石或云史公所買而無明文可考只有淳熙三年陳公政內劄下催督義莊租課開列二十五院與今一同又有八年梁公政內劄下承廳亦云拖照淳熙元年買建陽縣絕戶田充義莊即是當時已買分明今自不合隨例出賣唯是兩縣絕戶江驥江大受作過人程如同三家田收米七百三十餘石即係元不曾買今日難以拘占然今倉司施行甚峻縣吏奉承唯謹固不容辨其當賣與否矣若不及早整理則此田日下便為他人之有而舉子之政遂成中輟甚可惜也欲望詳酌特為申明乘此機會別降指揮依贍學



田與免出賣則不唯已買者不為奪去而未買者亦可因而撥正無復動搖其元降指揮恐隨行無本今并錄呈其間所引淳熙三年指揮本路絕產不許出賣通融以充一路養子之費者或恐亦可再與拈出且只免賣上四州絕院使朝廷易於聽從而其他未舉行處亦可漸次接續措置誠為永久之利周宰亦已有書懇立侍郎言之但須自尚書發之彼乃有據而行爾此事甚急切幸早賜留念熹皇恐上覆吏部尚書

後項所稟若只云住賣上四州絕院則又礙江驥江大受程如岡田湏云乞將已買及已撥充舉子田免行出賣外將來上四州軍如有絕產寺院並免出賣撥充舉子之費令安撫司拘收措置如此則無病矣

與趙尚書書

熹向託廷老面稟一二事不審台意如何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為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有為決無此理既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俟之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庶事則其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患者不得不因事抹正若其它閑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如學校之政是也此等事欲大更張非唯任事者未必肯行亦恐主議之人未必究知先王學校教育之本意良法政使行之未能有益而反有害若欲因議而發且如來教所謂就見行法中略與修整則熹所書紙尾四五條者最為穩當不驚



動人耳目而可以坐消奔馳僞冒請囑之弊然其行與不行亦非安危存亡之所繫議而不行正亦不必固請也今所規畫皆是創立條貫多所更革安得謂之就見行法中修整乎又况教官未必得人將來姦弊百出既已慮之而未知所以爲計又何必抗言極論以爭此嘗試踈濶之策而使旁觀者重有紛更不靜之譏乎前日山間拜書不能盡此曲折深有遺恨蓋策之未善猶未足言所深慮者尚書人望之重本所拳拳者當爲何事而今乃切切於此不急之務以取嫌忌嘲笑於流俗知時識勢者固如是乎然欲爲前所謂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并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有可爲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耳尚書天資高明而於當世之務講之熟矣至於前世名臣議奏又嘗博觀而精擇之以爲一書宜其投機合變慮無遺策而今討之議以大言之則不時以小言之則不巧不唯熹之至愚以爲未安而天下有識亦無不竊恠其不當出於明者之口也抑其言又有大於此者蓋又皆以爲尚書頗以簡貴自高憚於降屈而無好士受言之美也不識尚書何以得此於梁楚之間哉其必有以取之矣願反諸身而熟察之有諸已而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雖敵已



以下猶然而況於南徭萬乘之主乎尚書誠以天下之事  
為已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蓋  
非獨熹之所望於下執事者如此計善類之所望莫不然  
也又欲言之而不得暇今日偶病怯風不敢出戶因得極  
陳其愚伏惟恕其狂妄幸甚幸甚他所欲言無大此者請  
俟後便不宣

與留丞相劄子

熹竊以季冬極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伏自  
春間一再干冒竟蒙恩厚獲安祠館區區感戴蓋不勝言  
顧以罪戾之餘不敢復以姓名自通明墻之下不意今者  
曾未踰年又叨除目付以一路軍民之寄此蓋某官愛惜  
人才不忍使其終身棄於無用之地故以及此德意良厚  
感激難勝仁熹衰病益侵精神益耗使之從政其所施為  
惇眊顛錯必有甚於前者而廣西一路地廣民貧邊面闊  
遠得失所繫又非內地監司郡守之比在熹自度實難冒  
受以誤使令之意謹已具狀辭免欲望鈞慈俯察愚誠特  
與將上令熹終滿今任祠祿之後別聽指揮若其精神筋  
力足以堪之熹不敢復辭避也干冒威嚴俯伏俟命惟某  
官裁之熹瞻望台躔無由趨拜履舄伏乞上為兩宮垂意  
茵鼎之衛光輔神聖永福寰區熹不勝願望之至伏惟鈞  
照

與執政劄子

云云熹伏自違遠門墻積有年所疾病不間無從脩致摯  
御者之問邇者竊承延登宥密中外交慶辱知有素欣賀



尤深而亦不敢進越輒以姓名自通不意今者誤恩橫被  
擢自閑散付以一路軍民之寄此蓋某官顧念疇昔曲借  
推揚有以及此餘同前

與漕司劄子 癸丑

政和縣有小路數條通羅源寧德海鄉步行不過兩三程  
可到故私鹽每斤不過四十五文而官鹽則必泝流運網  
或半歲而後達脚費不貲故官鹽立價不得不高每斤之  
直遂至不下九十文所以從來民間只喫私鹽而官鹽自  
非科抑雖銖兩無售者蓋縣道空乏狼狽而州府漕司不  
得此縣財賦之入者有年矣中間知縣袁采始為出賣落  
草私鹽之術其實乃自買私鹽而分置數坊賣之以給歲  
計自此以來縣道稍可支吾而州府漕司亦獲其助但民  
間本自不願買喫官坊貴鹽而不買者又有申舉追呼之  
擾故行之未久即以違法致訟而罷於是本縣一歲但起  
兩綱盡數折還州府版帳漕司增鹽之屬本錢雖不易辦  
而官吏免得冒法賣鹽致訟民間免得買喫官坊貴鹽以  
致申舉追呼之擾比之袁宰之術尤為穩便上下方以為  
安而漕使陳右司政內有司偶失契勘却將本司積下諸  
州縣增鹽用船裝載泝流舡上政和勒令出賣每月責認  
解錢五百貫文殊不知若使政和官鹽可賣則本縣必須  
自般自賣以供公上而積其餘以為循環之本前不至為  
冒法行險販私之詭計後不至為逐綱撰本盡以還州之  
拙謀矣正緣鹽不可賣是以不得已而為此今乃不察而  
必使之抱賣他州外縣可賣不賣之增鹽至於移貴就賤



倒置煩擾則又未論於民有無利害而善理財者似亦不肯如此自此之後本縣遂復置坊出賣此鹽然實計每斤只賣得四十五文其餘四十五文無所從出又官鹽在倉日久亦有走滷欠折之數乃用袁宰之餘謀陰許管坊人潛販私鹽以足其數後亦趨賣不上雖已量減鹽價月額然病根不除使官吏日懼譴責百姓須喫貴鹽而漕司一歲所得不過三四千貫而已於民有害於官無利其理甚明竊恐高明未詳本末敢採民言以獻欲望台慈特不下司密行考究特賜住罷百里幸甚

與留丞相書

熹輒有愚悃仰塵鈞聽孤賤鄙儒迂闊有素中間諸公不知其不肖往往誤有收拾使令之意而熹方拙不能奉承是以多致齟齬而不能無遺恨於此後爰自戊申之夏狼狽出關杜門空山蓋已無復當世之念矣不意相公曾未識其面目乃於秉鈞之初首加拔用熹以衰懶不堪劇部爲辭又蒙改命更畀郡符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如褒贈漳浦高公減免經總制錢之屬皆前日守臣所屢請而不得者是相公於熹知之不爲不深而於漳之士民愛之亦爲不厚矣至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而陽許之則又多爲疑貳之言以來讒賊之口曾不一年而卒罷之則熹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於鄉里小兒之深所以愛夫漳之士民者不如其於瑣瑣姻婭之厚而匹夫之志因以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復入相公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不唯以粗伸已志亦



庶幾陰以解謝臨漳十里狼狽失業之民而於相公則不  
敢以爲恨也今者相公郊居累月一旦來歸未遑他事而  
復首以不肖之姓名言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聖主  
以相公之言爲重即使出命而相公又申以手札之賜慰  
諭勸勉禮意勤渥有加於前君相之恩隆厚若此政使賤  
軀羸頓不堪上道神識昏昧不任治劇亦當黽勉拜命走  
伏官次以稱所蒙而熹之私心及復思之終以前事未  
能忘者又竊惟念相公自居大位悉引海內知名之士無  
一不聚於朝今茲之事雖相公出舍於郊不得親回天意  
而諸賢在列各攄忠悃並進苦言不遺餘力是乃無異出  
於相公之口相公於此得士之多致君之效其亦以無愧  
古人矣然則若熹之愚姑亦勿問而置之度外似亦未足  
以虧盛德之萬分而况啓擬之恩謙尊之美相公又已行  
之乎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  
自失爲貴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士如此已爲盛美若又  
能容熹使不自失其所守則是古人所謂人有其寶者亦  
何必使之回面汚行而爲終身之羞哉抑今日之勢天意  
雖若暫回而恐未固禍機雖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之來  
乃有大於漳州之經界者而恐不但如前日之易平也願  
相公深以前事爲戒公共心遠其慮毋使天下之士賢於  
熹者復有所激而不肯出於門墻則熹今日之言猶未爲  
無以報德也區區此意但欲相公知之所有省狀公劄則  
不敢盡吐所懷矣儻蒙將上早賜施行勿使至於再瀆則  
熹千萬幸甚



與留丞相書

昨者伏蒙丞相少保國公降屈威重先辱手書雖以奏記略陳謝悃而語意狂率不知所裁竊意相公必將怒而絕之則熹因得以伸匹夫之志而相公方且坦懷虛受不以爲忤加賜真筆眷眷益勤此已出於望外矣至於所乞寢罷誤恩則又未蒙贊可顧以元日奉觴盛禮之次開陳督遣且因書指喻以宜行熹誠狹中不足以窺大人之度然私心猶竊不能無所疑者則以爲此雖足以見相公會垢納汙之量屈已下士之誠而未知相公之心以熹前日之事今日之言爲果何如也熹今承命再三固已不敢必於退避但恐衰年精力不足以勝一道之責欲丐相公都俞之際委曲一言換一小壘若節幕詠曹之屬庶幾可以扶曳衰殘仰承恩指然其所以事相公者則不敢少有毫髮異於前日之心也亦願相公深以前事爲戒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俯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非獨如熹等輩終身服役而不敢有議於萬分矣如其不然則殆不若及其去就之未定而遂其本志之爲愈也干冒罄竭恐懼殊深進之退之唯相公之所以命

答吳茂才書

益

茂一本作從

熹衰繆亡狀謬忝召除業已在官不容辭避然亦以病告而宿留前途以俟報罷之命矣所論時務衆共知其如此而未知所以處之之心來誨又若有所難言而不欲盡者



反復思之未得其要若便得請固無所預萬一不免一到  
臨安或恐當路有問焉者尚望高明不鄙而瀆告之然必  
直書其事而勿為材語使愚者一見而曉然乃為厚幸不  
然又將有所不解而虛辱諄諄之誨矣至懇至望

與臨江王倅書

熹昨臨罷郡見邸報臺諫集議素服事已有指揮施行時  
彼中尚未著紫衫然即已榜客位預告賓客官屬矣進表  
見郡縣官皆已素服獨盛府未之行心竊疑之欲以奉扣  
而匆匆不暇也不知後來別有指揮衝改耶抑偶未之省  
也至此又有豐城縣官亦如宜春恐隆興亦已如此竊慮  
更當檢校討論白守俟而正之乃為宜爾向以將赴江西  
入辭時求思已入土而壽皇所御衣冠皆以大布此為華  
去千古之弊而百官皆用紫衫皂帶乃王丞相以親老為  
嫌不肯素服議者皆有有君無臣之譏近日之論乃鑒其  
失然猶未能彷彿古制也又記在長沙初奉諱時方語從  
吏車惟當易紫以青適未即出而何漕已易之如所言矣  
蓋於心有不安故不約而同也并幸知之

答汪長孺書

熹到官三月無日不病扶曳此來良非獲已上恩過厚辭  
謝不獲叨冒供職愧恨難勝所幸無他而主上留神問學  
得以少效區區丞相時得間見可以吐露心腹但事勢牽  
掣亦有不得如人意處天變未銷人情未靖如涉大水不  
見津涯尚深憂懼耳今日入侍方講大學頗蒙開納歸來  
疲倦來使索書草草附此



與王樞使謙仁劄子

熹昨者到官長沙嘗獲一脩記府之問伏蒙鈞慈還答之寵捧領感慰不勝下懷繼以病作不能嗣致牋敬惟是尊仰不忘于中未幾遂以收召去郡行未兩日即聞大纛移鎮是邦甚恨不得宿留以俟參展然甚為一路軍民喜於將蒙惠澤而三月之間頗類之政亦幸有以陶冶於大專繫物之中也伏想今茲已遂開府輒因還役敬具公牘脩賀而復以此布其腹心伏幸鈞察

熹麋鹿之性久放山林老入脩門尤以為苦雖荷閔勞之意職務優閒而其實則有甚難副者日夕悚懼未知所以逃責伏惟高明有以教之則千萬之幸也長沙版築不容中輟軍屯未得專制皆不得而言者此已僭易陳及亦皆得旨施行想今已有所處矣湘西清舍滑臺想已稟聞得賜一言俾遂其役千萬之望昨欲廟祀一二忠賢以厲凡百已委官相視矣不知亦可并垂念否二事皆關名教計所樂聞故敢輒以為請并幾於祭

與王樞使劄子

熹昨在任日因準赦書修葺忠臣祠廟契勘晉譙閔二及近世孟越二龍圖劉大夫越將軍皆以忠義死於國事合立廟像歲時奉祠以勵正節即已牒州委官措置并檢到晉志譙王衣冠制度外及申太常寺乞會孟龍圖等衣冠製度今取到太常寺回牒一道并令人塑到孟龍圖等小樣兩身責付承局表超齋回投納伏望鈞旨檢會元案特賜處分熹又嘗支錢以進奏官製造本州祭祀三獻官法



服冠冕等恐未發到亦乞并令催促免致遺墜不勝幸甚  
其譙王等廟熹已具奏乞賜敕額候得指揮別具稟次  
熹上覆

答李季章書

熹扶曳殘骸幸抵田舍行藏之計無復可言但向來職事  
不能無遺恨此獨深愧耳東府爲況如何故宇淒涼新居  
鼎盛行路之人忘其前事頗復有爲之不平者此處不早  
調護將有乘人之隙者此大可慮又向來放過大體已多  
今亦不容坐視不爲收救之計此外則無他說唯有去耳  
欲去則不可不早然未去之間亦不可一日不葺理季章  
相與之深不可不力爲言此也近事因來語及一二大者  
幸幸

與趙丞相書

熹竊以獻歲發春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伏蒙  
賜教并示差敕得備祠官之數皆出陞鎔豈不知感但鐫  
職之請未蒙敷奏特從所請區區私分深所未安復有祈  
懇切乞留念熹今未敢請俸必以得遂爲期非若異時一  
再不獲尚可黽勉冒受也奏牘所陳之外又有一事蓋向  
來祧廟之議上意已自開紘而丞相持之不下便將太廟  
毀拆及臺諫有言不知以作如何處分致後省復有云云  
括其所言亦未敢深以熹說爲非但云未見本議欲乞降  
出而丞相又不降出便從其請以此而觀其罪不在樓陳  
而丞相實任之也夫絀始祖之尊置之別廟不使與於合  
食之列而又并遷二祖止祀八世熹固已議之矣而亦未



敢盡其詞也今太上至壽無疆方享天下之養而於太廟  
遽虛一世略無諱忌此何禮也熹本欲於免奏自劾前議  
不明致此踈脫又聞彼中他議方作不欲以此助其指摘  
姑從刊削然不可不使丞相聞之也聞今別廟乃是向來  
二后所祔不知是否六以十世之祖考而下列於孫婦之  
廢廟此不論而知其得失也相公何忍爲之耶歸來因閱  
所編奏議乃知平日已不主荆公之論此乃向來講究未  
精之失今乃必遂其非而不肯改其誤益甚矣熹愚暗不  
見事機向者誤謂丞相有相知之意及今而後知丞相之  
大不相知而平日相與之意初不出於誠實也然則今日  
不唯得罪於人主而丞相固亦謂其不堪言語侍從之選  
矣但恨日前不合受過恩數不容一一回納故且乞收還  
職名以贖後咎若又不蒙白從其請則熹不得已將出下  
策不復能計世道之消息盛衰矣然丞相以宗枝入輔王  
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撤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  
不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垂休錫羨以求國祚於無窮  
其可得乎言及於此令人痛心疾首不如無生丞相其亦  
念之熹自此不敢復通記府之問矣周吳二劄亦已拜領  
皇恐之劇專此具稟目盲不辨白黑不能他及唯乞以時  
爲國自重千萬至懇

別幅錄示所擬奏藁

向來嘗竊妄論僖祖皇帝實本朝始祖之廟不合祧遷已  
荷聖明延問嘉納而竟不蒙廟堂講究施行遂致太廟并  
遷二祖止祀八世不唯上簡宗廟失禮違經而尤非所以



仰稱陛下孝養壽康祝延萬壽之意由臣淺陋不學言無足採致累聖朝貽灾後世自知不堪言語侍從之選不免再干旒宸自効以聞

答李季章書

熹歸來粗遣但左目全盲右目昏甚又脾泄時作頗妨應接耳前日始拜祠命職名義不當受已復上免章賤跡何繫重輕計必得之也昨聞子壽德夫之去方爲歎惜忽報德脩繼往令人尤不能爲懷今日之勢政使衆賢交輔未必能濟顧乃椽之如此其將柰何不知德脩徑歸蜀耶或且留江湖間也一書煩附便幸勿沉浮計此形勢與集賢不能無關涉不知能復幾許時耳

答李季章書

台鼎動搖想諸事又一新外日聞淺獻亦補外是何故耶文叔除命可喜且歸鄉里亦村監司亦不惡也德脩赴湖南否近皆得書目疾未暇報因書更煩道意旦夕寫得却別寄也去相彈文云何因風語及聞當序遷者乃下兼參與然則當卜相於外矣不知果誰得之也

答黃仁卿書

所示劄子語簡意足李倉必須留意但恐見黃商伯狼狽後打草蛇驚亦不敢放手做事耳鹽利向時不暇整頓但初出關時陳時中

名庸台州人時作檢正清和堂弟人也

相訪於浙江亭說

此利害甚詳時不甚曉又失於詢訪且以採荒方急不暇及既而悔之今得來諭乃審曲折甚愧見事之遲也趙公相見有何語當時大爭不得不用此輩事定之後便須與



分界限立紀綱若不能制而去亦全得朝廷事體不就自家手裏壞却去冬亦嘗告之而不以為然乃謂韓是好人不愛官職今日弄得朝廷事體即當自家亦立不住畢竟何益且是羣小動輒以篡逆之罪加入置人於族滅之地以苟自己一時之利亦不復為國家計此可為寒心者惜乎此公有憂國之心而無其術以至於此也熹一自己盲其一亦漸昏暗勢亦必盲而後已今年脚氣幸未發而脾胃先衰飲食不化兀坐更無好況辭職趙公已相諾再請可得而今已去方復請之未知如何然勢不可已或只得次等職名不作從官亦便可受却是來書所說鄙夫見識蓋位卑勢遠只得如此亦不柰何也

答李公晦書

兩請既皆不遂不免再告鄙意休了尚可少緩而辭職不容不力正與諸人之見相反然又未知今此果能遂此志否累書所喻得所未聞然事已爾無可柰何只得任之耳試後去住如何鄉里雖窮寂然却無閑是非亦可樂也

答李公晦書

別紙或者以為鄉來封贈奏補磨勘之屬皆已引用次對恩數今日不當反有辭避遠近知識所說亦多如此而熹鄙意竊謂前此供職講筵之日帶此職名便合受此恩例今年已罷講職則自不合帶此職名便不合受此恩例前日之受今日之辭彼此一時自不相須設使前日為不當受則今日只有改正納還豈可却因已嘗誤受而終遂其非之理至於所謂已罷講職不當復帶侍從職名則其理



亦甚分明但人不察耳且如侍郎給舍班皆在待制上及其補外則往往止帶論撰職名如近日鄧舍人是也豈可以其在內嘗任侍從差遣而補外亦必待帶侍從職名乎嘗試屏去一切利害之私而平心以觀之則此理曉然不難知也

與鄭參政劄子

熹竊以仲冬之月陽氣潛萌伏惟參政相公鈞候起居萬福熹伏蒙鈞慈還賜手教捧讀感悚不知所言區區之請又復不遂雖荷容庇得免大戾然非素心所望於門下也今復有狀申奏并懇諸公矣此事直自去冬此等時節勞攘至今若使鄙意止爲備禮辭讓亦何苦冒觸天威煩瀆朝聽更使不相樂者得以議其後而終不自已耶寔以從

初不欲虛受已有狀申省甚詳後亦旣以罪去其無分毫之補可知即是全無義理可受官職其勢不得不辭前此却荷趙公察知此意許以再上當爲開陳若渠更得一兩月不去則此事已定又矣不然則及國論未變善類未逐之時冒昧受了今亦無由追悔却是後來過了許多時月入了許多文字說了許多道理下稍却只如此悶默受却則熹雖無狀豈有顏面可見友朋今不得已須至再上以得爲期却望參政力賜立張協贊諸公同爲敷奏謂其所請實出誠意則天意必須可回或恐不欲盡奪即得降一二等却得舊來所帶閣撰熹亦不敢固辭矣况此因熹力辭而改即非責降而可以保庇孤蹤免遭彈射又可以仰全國家退人之禮於事體殊無所傷廟堂何憚而不肯爲



乎如更不蒙留意則是參政略無矜念之意而直付之言  
路之筆端使得肆其詆毀而諉曰我無所預也熹不得請  
即須得罪決於此行若使未然亦不容苟止但自此不復  
敢以告于門下而坐待譴訶之及耳伏惟少垂意焉貼黃  
內事恐只蔭補磨勘兩字須合改正蓋熹去年本是帶職  
貧郎前此一劾中子已叨恩命去年自不合奏請非但不  
應得京官也磨勘則所供考第不知比之庶官月日如何  
恐或不足則亦當鐫改其餘雖不繫利害然得盡削去亦  
一快也熹今年遣人來往虛費不貲今亦不能復遣初欲  
附遞致懇適龔提幹過門謹此脩敬并致下懷切幸情照  
無由瞻望馳仰良深切幾以時爲國日重熹千萬至禱

與鄭參政劄子

熹山野伉拙處世不諧然自少日即蒙當世一二鉅公教  
誨期許待以國士居常厲志不敢少貶以辱其門亦庶幾  
得因濟會少有毫髮以自效於當世不意暮年此志不遂  
而又適遭時論大變威福下移忠賢奔波海內震駭病中  
聞之憤悶鬱結覓死無路亟欲草疏自通幾或開悟而子  
弟諸生交謁更諫以爲如此適增國家之累而無益紛拏  
累日疾勢遂侵此乃窮命使然是亦無足言者今若得因  
病辭官并脫無名之職則與世長辭含笑入地無所恨矣  
伏惟參政矜憐有素切望乘此機會曲賜保全萬一更有  
纏撓不遂所懷則熹素心尚在本未能平一旦遇事感觸  
不能自己更以垂死之年自貽投竄之禍亦非參政之所  
欲也抑時事如此有識寒心而參政從容其間未肯身任



其責此亦中外所深疑者而熹猶竊恐高明之有待而發也不知其果然耶其不然耶如其果然則安危之機相去日遠亦不可以少緩矣垂絕之言無復倫次唯此一念炳然如丹伏惟明公念之

與李季章書

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此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史院同僚餞別靈芝坐間或誦此言李季章見謂平生亦甚愛此盍書以見贈予謂如僕乃知此味季章未也胡爲亦愛此耶旣而思之解携之際但有一八衰暮便足令滿坐作惡乃知隱侯之言猶有所未盡也因并書以寄季章以爲如何也

已作前幅送行之處渠未遣行而熹復從渠借人去上謝表方得并令帶去衡陽之訃聞者傷歎况吾人相與之厚耶歸葬之恩可見上意未嘗忘之復書未遂恐終不能久沮格也熹前所請封贈蔭補等五事未得指揮不免再申朝廷只得付之有司使以法裁之足矣若不可辭熹亦無固必但衆議論紛紛至今未已熹非固欲如此也幸因見諸公一言及之仍懇鄭丈早得回降付去人歸爲幸此是借人難令久伺候也昨聞宣入試闈今想已出前書所說歸計果如何耶行之昨日過此亦疑久未踐也

與留丞相書

熹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獨聞古人爲己之學而心竊好之又以爲是乃人之所當爲而力所可勉遂委已從事



焉庶幾粗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責初不敢爲異以求名也  
既而閭里後生有相問者因以所聞告之而流傳之誤乃  
有自遠至者其才之高下質之厚薄雖爲不同然皆以是  
心至熹不得拒也不謂熹之無狀偶自獲罪於世而誑誤  
連染上累斯道下及衆賢例得詭僞之名詆以不道之法  
至有初不相識而橫罹其禍者杜門循習私竊負愧雖欲  
悔之而厥路無繇矣顧其繼而來者又未忍卻然每對之  
未嘗不自笑其愚而又憐彼之愚甚於熹也今幸旬月以  
來各以事歸計亦聞知外間風色自不敢復來矣垂問之  
及深感鈞慈風諭保全之意故敢詳布委折昨日李袁州  
過此能言近事又知僥肩雜以附下風之義尤竊自慶幸也

答仁行甫書

衰病益侵無足言者今有申府公狀及府公手書爲乞保  
明申請休致煩爲投之仍計會申奏一宗文字付之去人  
仍作來年正月押下申發乃佳幕僚二言併以囑之矣又  
此休致文字不知更要錄白繳印脚色之類否案中紙札  
及省部亦應有合用常例悉煩問之此間者已批付幹人  
依例支與幸呼來付之省部者得子細批報爲佳

答任行甫書

休致文字極荷留念所以亟欲得之只爲欲因赴省人帶  
行然亦不敢令到日即投計程未合到頃令正月下旬以  
後投之決不至爲州郡之累也今再有書懇文昌及託林  
推言之想必可得也錄白俟檢法看如何若須用即續寄  
去數日來頗有講論之樂恨賢者不聞之也



答任行甫書

熹病愈甚蓋是天意催促休致消息可見悠悠之論殊無所謂府公聞已許開正發文字而俞建安亦數爲游說又今再與書致懇此中初六七間有人入都須趁此前到此乃佳書中已說託建安及賢者面言幸早留念若難相見只建安言之可也林推書說要錄白文字等今亦有書報之但陳乞狀不欲全依式恐有嫌疑其他建安書中可互見此不能盡布也

答任行甫書

謝事文字極荷留念林推所喻印紙已借人寫須更兩三日方可得即遣人送去且煩爲道鄙意謝之俟遣人別上狀也保官俞宰書中已說但亦恐其難之故不欲直求之但云託其宛轉而已今果如所料可付一笑所說諸人或恐未升朝或恐亦有所畏不欲更啓口只南劔田右司雖是放罷然屢已經赦罷後又曾磨勘轉官恐或可作已專令吳定往求之今若不是乞兒不肯與癩子作保然亦煩更問法意如何以狀式觀之但非分司致仕等人自可作也亦已喻幹請人令勿幫正月以後俸錢并煩爲收起券身之屬便中示及也

與任行甫書

坐恐主字之誤

保官久求不得已絕意不求只欲懇州府乞一申省狀又聞府坐移鎮已亟作書賀之并別緘致此懇遣行矣忽得昭武黃衡州書自求作保人之識度相越乃如此不免趕回且發去賀書煩爲投之亦一面遣人去昭武僉圖文字



借印紙來俟到即發去求奏狀內有一書至林推今亦且抽回只券身仍煩取回俟有回便却付來也

與楊子直書

熹一病沈綿遂不能起今遣人去下致仕文字不知尚及拜受否也世間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悞用其心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老兄念之

與項平父書

熹老病死矣無復可言今漫遣人去下致仕文字念公平生故人不可無數字之訣時論一變盡言者得禍求全者得謗利害短長之間亦明者所宜審處也

答張定叟書

熹昧於攝理百病交攻初亦只是常年脚氣而根本已衰不能與病爲敵遂至沈困日甚一日今已無復生全之望亟上掛冠之請矣自惟平生無所肖似雖不及趨拜先忠獻公幕府而荷知遇之意不薄及遊兄伯仲間又以道義德業相期於千載敬夫棄我而先已十餘年而熹今衰病又如此則亦不得久留矣昨蒙朝廷不棄累加收用訖無補報狼狽而歸方此省愆尚期後效而時論一變中外震駭忠賢斥逐下及韋布蓋近世所無有病中憤悶無聊悲歎累日顧念踈遠言之無益竟不能發一語以效其愚適會疾亟遂姑出此下計庶幾旦夕瞑目有以見兄家父兄平生師友於地下耳此外尚何言哉時事如此有識寒心



默計中外羣公威望隱然忠義明白誰如吾定叟昔異時  
扶傾補敗洪濟艱難熹雖瞑目實不能不以此望於門下  
也更願勉思令猷益求彊輔燕居深念恬養本原遠耳目  
之細娛圖國家之大計此又區區所深望也游誠之才力  
可仗不但採荒一事得以置門下異時儘有用處但亦更  
願兼收並蓄更得方正嚴重有餘識遠慮可敬畏者參錯  
其間使勤攻吾闕如崔州平法孝直之於孔明則天下之  
事庶乎其可濟也承喻先正經解寶藏無恙今謹封納其  
間頗有續記所聞處蓋亦疑而未定之詞今固不容輒有  
增損不審尊意以為如何也熹病甚不能作字口占布此  
氣已不相屬矣即此亦訣切望俯念愚言千萬自愛至懇  
至懇

答劉季章書

告老得謝固為甚幸而無狀之蹤乃復累及從之方此踈  
踏不能自安忽得來書乃聞其訃尤深痛惜欲寄一書慰  
其子弟不知曾作何差遣來有便幸批報也子壽憂悴殊  
可念近日樓大防又已行遣一時流輩芟夷略盡其勢必  
從頭別尋題目整頓一番聞鄉日湖南所按吏有訴寃於  
朝者已下本路體量改正次第首見及矣知在晉輔處相  
聚甚善可更勉其收拾身心向裏用力不須向外枉費心  
神非唯無益當此時節更生患害不可知鄉日石刻及今  
所刊三冊勸其且急收藏不可印出鄉後或欲更為此舉  
千萬痛止之也無疑志趣誠實但惜其橫起猜疑自立界  
限不肯鄉上進步書中枉費心力分踈



與黃直卿書

三月八日熹啓人還得書知已至三山一行安樂又知授學次第人益信向所示告文規約皆佳深以為慰今想愈成倫理凡百更宜加勉力吾道之託在此者吾無憾矣衰病本自略有安意為前蒙達薦一張醫來用硃砂巴豆等攻之病遂大變此兩日愈甚將恐不可支吾泰兒又遠在千里外諸事無分付處極以為撓然凡百已定只得安之耳異時諸子諸孫切望直卿一一推誠力賜教誨使不大為門戶之羞至祝至祝恩老昏事餘干有許意彼所言禮者上有外家之嫌不可問也書今為用之履之不來亦不濟事無人商量耳可使報之可且就直卿處折衷如向來喪禮詳略皆已得中矣臣禮一篇兼舊本今先附案一面整理其他并望參考條例以次脩成就請處借來可校作兩樣本行道大小并附去并紙各千番可收也謙之公庶各煩致意不意遂成永訣各希珍重仁卿未行亦為致意病昏且倦示字不成所懷千萬徒切悽黯不具

與陳建寧劄子

伏見本府夏稅小麥秋稅糯米除折錢外並納淨利錢聞之故老本府酒課舊來元係官權至宣政間故御史中丞翁公出鎮鄉邦始以官務煩費收息不多而民以私釀破業陷刑者不勝其衆於是申請罷去官務而會計一年酒課所入除米麥本柄官吏請給之外總計淨利若干均在二稅小麥糯米折錢數內別項送納民間遂得除去酒禁甚以為便但今竊詳淨利二字不見本是酒課之意竊慮



將來官司不知本末或有再權之議欲望台慈詢究本末申明省都將淨利二字改作酒息庶幾翁公所以惠于鄉邦者垂於永久不勝幸甚

此事曲折舊見妻家尊長說及當時以鄉黨親戚之故親見翁公措置此事至今為利中間偶聞官司有再權之意因以此說告之得寢其議然數年以來耆舊凋零已無知其說者深慮日久無復稽考必有後患伏惟知府尚書於姻戚間必嘗知其本末今又屈臨此邦得賜台念幸甚幸甚

乞給由子與納稅戶條目

一諸縣舊例每遇二稅起催前期印造由子開具逐戶產錢出入及合納稅物逐項數目給付人戶以憑送納近年諸縣間有都不印給由子致人戶無憑送納或有所納過多既成虛費或有少欠些小又被追呼欲乞行下約束依例及時印給

一諸縣人戶送納稅物官司交訖合給朱鈔縣鈔即關主簿勾銷戶鈔即付人戶執照使人戶免致重疊追呼搔擾近年諸縣間有受納錢物不即印鈔即以鈔單給付人戶既無官印不可行用及至追呼不為點對勘斷監納山谷細民被害尤甚欲乞檢坐勅條行下約束諸縣倉庫交到人戶稅物一錢以上須管當日印給朱鈔令所納人當官交領不得似前只將鈔單脫賺人戶

一諸縣受納亦有即印鈔者又不即時關過簿廳已關過者主簿又不即時勾銷正簿雖承使府倉庫簽下朱鈔



亦是如此怠慢不即勾銷以致縣道妄行追呼人戶雖有執到戶鈔者又不與照應釋放及將鄉司案吏重作行遣却將已納人決捷監繫追胥案吏誅求乞覓至有只欠三五十錢而所費十數千者甚者又遭送獄禁繫勘斷監納人不聊止欲乞檢坐勅條行下約束嚴責主簿須管依限勾銷其催稅官司如有人戶執到戶鈔即仰畫時踈放仍將鄉司案吏重行勘斷

右具如前並乞行下約束仍印小榜簡約其詞令人戶通知其有奉行違戾去處許人戶徑赴使府陳訴將官吏重作行遣

### 與李彥中帳幹論賑濟劄子

示喻勸分之說足見仁人之心區區所慮蓋亦如此但聞中不敢數與外事前日但以船粟盡輸城中鄉落細民無所得食恐有他患不免以書叩府公久未得報未知竟如何但此說又與來喻浦城發米之說正相戾恐不容自有異同竊意莫若邀率鄉里諸長上先次相與合議可行之策使城郭鄉村富民貧民皆無不便然後共以白於當路而施行之蓋此事利害稍廣非一夫之智所能獨決又筆扎敷陳未必盡意不若面言之可究底蘊也但此事之行於富民必不能無所不利但以救民之急不得不小有所忍權以濟事若爲富民計較太深則恐終無可行之策也告急朝廷丐糴鄰部恐亦不能有補吾鄉在重山複嶺之中朝廷縱有應副不識何路可以運致鄰部唯有廣東船米可到泉福然彼中今年亦早近得福州知識書言之甚



詳此固無可指準就便有之亦如何運得到此浦城之米  
想亦不能甚多發之無節恐山谷間細民饑餓將復有貽  
州郡諸司之憂者尤不可不深慮也度今城下惟有两縣  
勸分之說湏作措置然亦且令愛惜搏節接續長遠乃爲  
至策若乘快督迫數口之間散盡所畜則無以爲後日之  
計矣但上戸有米無米之實最爲難知若一槩用產錢高  
下爲數此最不便顧恐今勢已迫不暇詳細不免只用此  
法耳若說不拘多少勸諭任其自糶則萬無是理也要湏  
別有一法以核其實乃佳耳浦城之米必不得已可就糶  
而不可通販蓋就糶猶爲有限而通販則其出無窮必傾  
此縣而後已凡此數端恐可以裨商論之末故略陳之不  
識高明以爲如何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考異

與趙丞相書論桃廟世道消息 一作消長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

書汪張呂劉問答

答汪尚書癸未六月九日

蒙垂喻語錄中可疑處仰見高明擇理之精不勝歎服如韓富未嘗同朝王韓拜相先後如所考證蓋無疑矣龜山之語或是未嘗深考而所傳聞不能無誤竊謂止以所考歲月注其下以示傳疑如何書解三段不類記錄答問之言按行狀自有書解恐即解中說也共堯事三經義辨中亦云若據經所記即驩堯之罪正坐此堯典所記皆爲後事起本反復詳考即自見矣典刑兩句絕類王氏殊不可曉細推其端即道不可以在一語自莊子中來所以尤覺不粹以此知異學決不可與聖學同年而語也明矣龜



山答胡迪功問中一段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為宗謂之不  
 作可也熹亦疑此語如論語老彭之說只以曾子問中言  
 禮數段證之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老聃周之  
 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  
 如五千言亦或古有定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  
 所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豈所謂三皇五帝之  
 書即龜山之意却似習於見聞不以莊老為非者深所未  
 喻也帝舜申之之說亦嘗疑之既而考其文則此序乃三  
 篇之序也臯陶矢厥謨即謂臯陶謨篇也禹成厥功即謂  
 大禹謨篇也陳九功之事故曰成厥功也申重也帝知因臯陶陳九德  
 而禹俞之因復申命禹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遂陳益稷  
 篇中之語此一句序益稷篇也以此讀之文意甚明不煩

生意今日不屈於法度之威氣象亦殊淺近信乎其非所  
 以言舜也謝楊二先生專項見胡明仲家所記侯師聖之  
 言有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  
 透其類有泚其憤悱如此此語却與羅公所記暗合恐與  
 所謂玩物喪志者有不相害蓋世固有人聰明辨博而不  
 敏於聞道者矣惟其所趣不謬於道而志之不舍是以卒  
 有所聞而其所聞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所以光明卓越  
 直指本原姑以語錄論語解之屬詳考即可知矣如語解  
 中論子路有聞一章可見其用力處也龜山却是天質粹  
 美得之平易觀其立言亦可見妄論僭越良犯不韙然欲  
 取正有道不敢自隱其固陋耳乞賜鐫喻可否幸甚幸甚  
 至於不居其聖等說則又有所疑亦不敢嘿并以請教不



居其聖若以為謙辭即與得無所得不類今龜山既云非謂謙而引此為比則其意正合矣上蔡於語解好古敏求章亦云其言則不居其意則不讓矣亦此意也形色即是天性非離形色別有天性故以色即是空明之龜山又於語解屢空處云大而化之則形色天性無二致也無物不空矣亦此意也然恐此類皆是借彼以明此非實以為此之理即彼之說也所示王丈云天民大人不可分如大聖神之不可優劣熹竊意此等向上地位與學者今日立身處大故懸絕故難遙度今且以諸先生之言求之則聖神固不可分橫渠曰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謂聖人又謂有神人一等神大與聖則不可分伊川曰大而化之已與理一人也伊川曰大而化之已與理一之尚不免差伊川曰大而化之已與理一若化則達於孔子矣橫渠曰大而化之已與理一

之而已易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知力能強也又曰大人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又曰大幾聖矣化則位更以言語氣象揣度則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乎天德矣更以言語氣象揣度則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語正已而物正者亦不得不異且如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又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而誰也此可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矣其於舜之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如何哉似此恐未可謂不可分也但其分難見如顏子之未達一間處只是顏子自知耳狂妄率爾肆意及此伏惟高明樂與人為善必不罪而終教之區區下情不勝至望

答汪尚書

別紙示及釋氏之說前日正以疑晦未祛故請其說方虞



僭越得罪於左右不意貶損高明與之醜酢如此感戰亡  
已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  
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授夫先後緩急之序於  
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  
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耳非敢遽絀  
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已然  
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然則前輩於釋氏  
未能忘懷者其心之所安蓋亦必有如此者而或甚焉則  
豈易以口舌爭哉竊謂但當益進吾學以求所安之是非  
則彼之所以不安於吾儒之學而必求諸釋氏然後安者  
必有可得而言者矣所安之是非旣判則所謂反易天常  
殄滅人類者論之亦可不論亦可固不即此以定取舍也

上蔡所云止觀之說恐亦是借彼脩行之目以明吾進學  
之事若曰彼之參請猶吾所謂致知彼之止觀猶吾所謂  
克己也以其語錄考之其不以止觀與元已同塗共轍明  
矣後之好佛者遂掇去首尾孤行此句以爲已援正如孔  
子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真慕夷狄明道適  
僧舍見其方食而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豈真欲入叢林  
耶胡文定所以取楞嚴圓覺亦恐是謂於其術中猶有可  
取者非以爲吾儒當取之以資已學也孔子曰攻乎異端  
斯害也已呂博士謂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慝今  
惡邪說之害正而攻之則適所以自蔽而已此言誠有味  
者故熹於釋學雖所未安然未嘗敢公言詆之特以講學  
所由有在於是故前下略扣其端旣蒙垂教復不敢不盡



所懷恐未中理乞賜開示不憚改也更願勿以鄙說示人  
要於有定論而已和戰之說頃嘗蒙面誨及今所示非不  
明白利害較然矣然愚意終未敢安蓋衛君待夫子而為  
政夫子以正名為先以子路之賢尚疑其迂然後夫子極  
言之以為名之不正其禍至於使民無所措其手足聖人  
之言萬世之法豈苟然哉惟明人倫達天理知其上際下  
蟠無所不極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然後信斯言之果不妄  
也今欲以講和為名而脩自治之實恐非夫子正名為先  
之意內外心迹判為兩途雖使辛而成功亦儒者之所諱  
也況先自處於背盟違命之地而使彼得擅其直以責於  
我內疑上下之心外成讎敵之勢皆非計之得也必以搖  
動為慮則所謂自治者其惟閉關固圉寇至而戰去不窮

追庶可以省息勞費蓄銳待時乎以此自治與夫因機亟  
決電掃風馳者固不同然猶同歸于是其與講和之計不  
可同年而語矣不審台意以為如何

答汪尚書

甲申十月二十二日

熹茲者累日侍行得以親炙竊惟道德純備固非淺陋所  
能窺測而於謙虛好問容受盡言之際尤竊有感焉蓋推  
是心以往將天下之善皆歸之其於任天下之重也何有  
愚恐他日之事常人所不能任者閣下終不得而辭也是  
以不勝拳拳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為說冀或有助萬分而  
猶恐其未足於言也請復陳之幸垂聽焉大抵近世言道  
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為  
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為



平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蓋以多聞博識自為一事不若

向上一著與此兩不相關此尹和靖所以有此事謂別有未盡而曾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

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

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

後盡格物只是窮理物格即非有頓悟險絕處也近世儒者語此以亦太高矣呂

舍人書別紙錄呈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

情然也則亦何以悟為哉儒者為此學而自謂有悟者雖

詳者又况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

餒虛度歲月而俵俵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

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

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

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

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豪釐畢察醜醜之際體用渾然雖

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

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縱言至此亦可謂躡等矣然

難以為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為

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

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

不及者亡以異也窮極幽深過也反蓋大本既立準則自

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詖淫邪遁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

鑒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

可不懼哉愚意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如其可取幸少

周



留意焉既以自任又以是爲格非定國之本則斯言之發庶不得罪於君子矣或未中理亦乞明賜誨諭將復思而請益焉固無嫌於聽納之不弘也孤陋寡聞企望之切中國所恃者德夷狄所恃者力今慮國事者大抵以審彼已較強弱爲言是知志狄相攻之策而未嘗及中國治夷狄之道也蓋以力言之則彼常強我常弱是無時而可勝不得不和也以德言之則振三綱明五常正朝廷勵風俗皆我之所可勉而彼之所不能者是乃中國治夷狄之道而今日所當議也誠能自勵以此則亦何以講和爲哉愚之所憂獨恐力既不振德又不脩則曰戰曰和俱無上策耳

悅親有道在於誠身誠身有道在乎明善今和戰殊途兩宮異論秋防已迫恐誤大計蓋由誠身未至自治未力無以取信於親而然耳必欲違令行義以圖事功其勢甚逆而難孰若誠身幾諫以冀感悟其理至順而易哉

### 答汪尚書

熹不揆愚鄙妄陳管見伏蒙高明垂賜誨答反復玩味欽佩無忘然有所疑敢不自竭道在六經何必它求誠如台諭亦可謂要言不煩矣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爲如此而不免於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爲說者曰子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它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



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徼幸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熹竊恨其未嚴也若易必以可儻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辭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辭也夫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如烏啄食之而殺人則世之相戒者必曰不可食而未有謂不必食而已者也妄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又蒙教喻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熹亦未能不以為疑也蓋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為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其於吾儒之學無所得而王氏支離穿鑿尤

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眾徒以一時取

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為諸老先生之所

排詆龜山與胡文定書及答蕭子莊書可見其意矣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

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

如易言性命陰陽書之人心道心古史之中一性善老子之道器中和下者指陳利害而切

近人情蘇氏此等議論不可彈擊且據論語則東坡之也其

智識才辨謀為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

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如前注中

多辨老子說中一段今以拜呈可見其梗槩矣論事實則

尚權謀如陽貨子西事乃以此術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

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

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



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  
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  
為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恣然而無言也龜  
集中雜說數段為蘇氏發也當時固已慮此矣程氏語錄中論賢良處亦似有所指蓋王氏之學雖  
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  
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  
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龜山所論鳧鷖詩乃其所假以為號耳若蘇氏則  
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為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祕過  
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  
縱橫捭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在義廉恥之為何  
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  
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為未必不身為之也

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  
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譏貶  
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豪望之間者雖欲假  
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  
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  
其口而厭其心也狂妄僭率極言至此恐閣下未以為然  
胡不取熹前所陳者數書之說而觀之也以閣下之明秉  
天理以格人欲據正道以黜異端彼亦將何所遁其情哉  
熹之愚昧么麼豈不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然發憤而不  
能已亦決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受學之語見於  
呂與叔所記二先生語中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故據以為  
說從遊蓋所尊敬而不為師弟子之辭故范內翰之於二



先生胡文定之於三君子熹皆用此字但二先生於康節誠似太重欲改爲與又似太輕不知別下何字爲當更乞示誨幸甚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爲不同道之比妄意其然不識台意以爲然否抑康節之學扶摘竊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污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因論康節及此并以求教

答汪尚書

十一月旣望

別紙諄誨良荷不鄙自頃致書之後方竊悚懼以俟譴訶

豈意高明不以爲罪而虛受之此真熹所敬服歎慕而不能已者幸甚幸甚然所謂一字之失者若推其所自來究其所終極恐其失不但一字而已更望留意焉則熹之願也濂溪河南授受之際非末學所敢議然以其迹論之則來教爲得其實矣敢不承命而改焉但通書太極圖之屬更望暇日試一研味恐或不能無補萬分然後有以知二先生之於夫子非若孔子之於老聃郊子養弘也惟是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



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  
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訕哉近世攻釋  
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  
火況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緼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  
爲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  
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  
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  
言語亦無徃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凌  
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  
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  
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  
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  
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  
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  
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篇蓋非王氏所及  
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竊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  
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  
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  
豈可以是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  
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  
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  
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  
豪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



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  
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  
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  
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  
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  
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  
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  
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區區僭越辨論不置非敢自謂  
工訶古人而取必於然諾實以爲古人致知格物之學有  
在於是旣以求益而亦意其未必無補於高明也

與汪尚書 巳丑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  
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  
之文矣然旣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  
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  
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  
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  
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  
適而不有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  
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  
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沉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  
文章而已旣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  
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累蒙教告終不能移也又蒙喻  
及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



祕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  
 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  
 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  
 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  
 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  
 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  
 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  
 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  
 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  
 為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近林黃中自九江寄其所  
 撰祠堂記文極論濂字偏旁以為害道尤可駭歎而通書  
 之後次序不倫載蒲宗子血碣銘全文為害又甚以書曉之  
 度未易入見謀於此別為叙次而刊之恐却不難辦也春  
 陵記文亦不可解此道之衰未有甚於今日柰何柰何

答汪尚書

伏蒙垂教以所不及反覆再四開發良多此足以見閒居  
 味道所造日深而又謙虛退託不自賢智如此區區下懷  
 尤切欣幸第顧淺陋不足以當誘掖之勤茲為媿懼耳然  
 竊思之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  
 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  
 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  
 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  
 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豪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  
 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



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竊意先賢  
 取舍之意或出於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至於體用一原  
 顯微無間之語則近嘗思之前此看得大段鹵莽子細玩  
 味方知此序無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  
 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蓋自理而言則即  
 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  
 外所謂無間也其文理密察有條不紊乃如此若於此看  
 得分明則即西銘之書而所謂一原無間之實已瞭然心  
 目之間矣亦何俟於東銘而後心耶若俟東銘而後足則  
 是體用顯微判然二物必各為一書然衣可以發明之也  
 先生之意恐不如此不審高明又以為如何太極圖西銘  
 近因朋友商確嘗竊私記其說見此抄錄欲以請教未畢

而明仲之僕來索書不欲留之後便當拜呈也然頃以示  
 伯恭渠至今未能無疑蓋學者含糊覆冒之久一旦遽欲  
 分割曉析而告語之宜其不能入也又家語及前此妄論  
 平易蹉過之言稱許甚過尤切呈恐然竊觀來意似以為  
 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熹有所不  
 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  
 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  
 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  
 言者也亦謂此耳今日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  
 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  
 先察秋豪而後睹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  
 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



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嘆而欲火其書也舊讀明道行狀記其學行事業累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爲必關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呂榮公家傳則以爲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稱美之辭甚盛考其實亦誠有以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謂其言則以爲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生之間分皆矛盾一南一北不審台意平日於此是非之際何以處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愚昧無知誤蒙誘進敢竭愚慮庶幾決疑伏望恕其狂易而終教之幸甚幸甚

答汪尚書論家廟 癸巳

熹伏蒙垂問廟制之說熹昨託陳明仲就借古今諸家祭儀正以孤陋寡聞無所質正因欲講求俟其詳備然後請於高明以定其論耳不謂乃蒙下詢使人茫然不知所對然姑以所示兩條考之竊謂至和之制雖若不合於古而實得其意但有所未盡而已政和之制則雖稽於古者或得其數而失其意則多矣蓋古者諸侯五廟所謂二昭二穆者高祖以下四世有服之親也所謂太祖者始封之君百世不毀之廟也今世公侯有家而無國則不得有太祖



之廟矣故至和四廟特所謂二昭二穆四世有服之親而無太祖之廟其於古制雖若不同而實不害於得其意也又況古者天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然後得用諸侯之禮蓋仕於王朝者其禮反有所厭而不得伸則今之公卿宜亦未得全用諸侯之禮也禮家又言夏四廟至子孫而五則是凡立五廟者亦是五世以後始封之君正東向之位然後得備其數非於今日立廟之初便立太祖之廟也政和之制蓋皆不考乎此故二昭二穆之上通數高祖之父以備五世夫既非始封之君人己親盡而服絕矣乃苟以備夫五世而祀之於義何所當乎至於大夫三廟說者以為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蓋古者天子之大夫與諸侯之大夫品級之數不甚相遠故其制可以如此若今之世

則唯侍從官以上乃可以稱天子之大夫至諸侯之大夫

則州鎮之幕職官而已爾

橫渠先生止為京官而溫公是云官中此諸侯之大夫則已貴是

安可以拘於古制而使用一等之禮哉汝至和之制專以天子之大夫為法亦深得制禮之意但其自東宮三少而上乃得為大夫則疑未盡而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制亦有所未備焉耳政和之制固未必深考古者天子諸侯之大夫同為一等之說然其意實近之但自大侍從至陞朝官並為一法則亦太無隆殺之辨矣蓋官職高下則有古今之不同但以命數準今品數而論之則禮之等差可得而定矣然此亦論其得失而已若欲行之則政和之禮行於今日未之有改凡仕於今日而得立廟者豈得而不用哉但其所謂廟者制度草略已不能如唐制之盛而況於



古乎此好禮之士所以未嘗不歎息於斯也然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爲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爲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此則可爲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而來教所疑私家合食之文亦因可見矣但干祿之制它未有可考耳墓祭之禮程氏亦以爲古無之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但簡於四時之祭可也凡此皆直據鄙見與其所聞而論之以求教於門下伏惟高明財擇因風還賜一言以決其是非焉則熹不勝幸甚熹又嘗因程氏之說草其祭寢之儀將以行於私家而連年遭喪未及盡試不敢輒以拜呈少俟其備當即請教也

答汪尚書

前蒙垂諭廟制率易薦聞未知可否不蒙辨詰殊失所望然若果於台意無疑則亦足自安矣別紙下詢尤見謙德之盛愈下而愈光顧熹之愚不足以有所發耳夫宋公以外祖無後而歲時祭之此其意可謂厚矣然非族之祀於理既未安而勢不及其子孫則爲慮亦未遠曷若訪其族親爲之置後使之以時奉祀之爲安便而久長哉但貧賤之士則其力或不足以爲此或雖爲之而彼爲後者無所顧於此則亦不能使之致一於所後若宋公則其力非不足爲若爲之而割田築室以居之又奏授之官以祿之則



彼爲後者必將感吾之誼而不敢乏其祀矣此於義理甚  
明利害亦不難曉竊意宋公特欲親奉嘗之以致吾不忘  
母家之意而其慮遂不及此耳若果如此則使爲後者主  
其祭而吾特往助其饋奠亦何爲而不可伏惟高明試一  
思之如有可采願早爲之使異時史策書之可以爲後世  
法而宋公之事不得專美於前則區區之深願也愚見如  
此不審台意以爲如何

答汪尚書

伏蒙垂諭祭儀之闕此間前日益亦有疑之者熹竊以爲  
正廟配食只合用初配一人其再娶及庶母之屬皆各爲  
別廟祠之乃於情義兩盡不審台意如何焚黃近世行之  
墓次不知於禮何據昨見欽夫謝魏公贈謚文字卻只云  
告廟此與近世所行又不知孰爲得失也更乞台諭幸甚  
又見王彥輔塵史記亨文忠李文定忌日變服事橫渠理  
窟亦有變服之說但其制度皆不同如熹前日所定則與  
士庶吉服相亂恐不可行不知二家之說當從何者爲是  
亦乞批誨當續修正也

與汪尚書

郭子和所辨買宅事元本尚未還納今偶尋不獲別錄一  
本拜納伏乞視至其所辨論不審台意以爲如何如其有  
徵即合刻之程書本卷之後若其尚在疑信之間則亦不  
必傳也便還乞示一的報幸甚但其所辨侍疾事云有請  
問錄象學說及伊川往來書雖已焚蕩想渠尚及記憶欲  
乞因書試爲詢訪或得其大略梗槩當有益於學者而亦



可以證明其說之不妄矣渠說又云譙天授亦黨事後門人熹見胡劉二丈說親見譙公自言識伊川於涪陵約以同居洛中及其至洛則伊川已下世矣問以伊川易學意似不以爲然至考其它言行又頗雜於佛老子之學者恐未得以門人稱也以此一事及其所著象學文字推之則恐其於程門亦有未純師者不知其所謂卒業者果何事耶凡此皆熹所疑敢并以請得賜開喻幸甚幸甚

與張欽夫別紙

侯子論語抄畢內上其間設字緼然者已輒爲正之矣但其語時有不瑩豈其不長於文字而然耶抑別有以也頃在豫章見阜卿所傳語錄有尹和靖所稱伊川語云侯師正議論只好隔壁聽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勁正而無深潛縝密沈浸醲郁之味故於精微曲折之際不免踈略時有罅縫不得於言而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非但文字之疵也狂妄輟爾輕議前輩可謂不韙然亦講學之一端所不得避不審高明以爲如何人回却望批誨幸甚幸甚

答張欽夫

蒙示及答胡鬼二書呂氏中庸辨發明親切警悟多矣然有未諭敢條其所以而請於左右答廣仲書切中學者之病然愚意竊謂此病正坐平時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來無以應之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似更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熹所以



不能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叙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者。皆謂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擊拳豎拂。運水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爲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又謂心無時不虛。熹以爲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已私汨沒久矣。安得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記。亦欲學者操而存之耳。似不爲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即所謂敬者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今也必曰動處求之。則是有意求免乎靜之一偏。而不知其反倚乎動之一偏也。然能常操而存者。亦是顏子地位以上人。方可言此。今又曰識得便能守得。則僕亦恐其言之易也。明道先生曰。既能體之而樂。則亦不患不能守。須如此而言。方是擷撲不破。絕滲漏無病。敗耳高明之意。大抵在於施爲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



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發之太露易所謂寬以居之者正爲不欲其如此耳愚慮及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與張欽夫

先生自注云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議論本未耳下篇同此

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枯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不能致察使枯之反覆至於夜氣不足以存而陷於禽獸則誰之罪哉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未發之前更如何求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二先生之說如此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良心之未嘗不發



矣

與張欽夫

先生自注云此書所論尤乖戾所疑語錄皆非是後自有辨說甚詳

前書所扣正恐未得端的所以求正茲辱誨喻乃知尚有認爲兩物之蔽深所欲聞幸甚幸甚當時乍見此理言之唯恐不親切分明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深淺之不一不審如此見得又果無差否更望一言垂教幸幸所論龜山中庸可疑處鄙意近亦謂然又如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見亦未爲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著一時字一際字便是病痛當時只云寂然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語錄亦嘗疑一處說存養於未發之時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答語殊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否更望指誨也向見所著中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前後隔截氣象如何如何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摩處也

與張欽夫

昨見共父家問以爲二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爲嘗經文



定之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曉所謂夫文定固有不可改者如尊君父攘夷狄討亂臣誅賊子之大倫大法雖聖賢復出不能改也若文字之訛安知非當時所傳亦有未盡善者而未得善本以正之歟至所特改數處竊以義理求之恐亦不若先生舊文之善若如老兄所論則是伊川所謂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已作共父書詳言之復此具稟更望虚心平氣去彼我之嫌而專以義理求之則於取舍從違之間知所處矣道術衰微俗學淺陋極矣張起之任平日深於吾兄望之忽聞此論大以為憂若每事自主張如此則必無好問察言之理將來任事必有不滿人意處而其流風餘弊又將傳於後學非適一時之害也只如近世諸先達聞道

固有淺深涵養固有厚薄擴充運用固有廣狹然亦不能不各有偏倚處但公吾心以玩其氣象自見有當矯革處不可以火濟火以水濟水而益其疾也熹聞道雖晚賴若兄提掖之賜今幸略窺彷彿然於此不能無疑不敢自鄙外於明哲故敢控瀝一盡所言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其詳則又具於共父書中幸取而并觀之無恠其詞之太直也

與張欽夫

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胡本天作時欽夫云作天字大害事愚謂此言先天與文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云先天後天乃是左右參贊之意如左傳云實先後之意思即在中間正合天運不差豪髮所謂啐啄同時也此序所云先天却是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之若耕獲畱畬之類耳兩先天文同



而意不同先天先時却初不異但上言天下言人上言時  
下言政於文爲協耳

窺聖人之用心胡本無心字欽夫云著心字亦大害事請深思之愚謂孟子言堯

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言用心其亦無害於理否

別紙

稱姪固未安稱猶子亦不典按禮有從祖從父之名則亦  
當有從子從孫之目矣以此爲稱似稍穩當慮偶及此因  
以求教非敢復議改先生之文也與富公及謝帥書全篇  
反復無非義理卒章之言止是且言義理之效感應之常  
如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福書四十八篇無非言災  
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以歆動其君而告  
戒之者尤不爲少卷阿孟子最不言利然對梁王亦曰未

有仁義而遺後其君胡祝者答宋經亦曰然而不王者未之

有也此豈以利害動之哉但人自以私心計之便以爲利

故不肖者則起貪欲之心賢者則有嫌避之意所趣雖殊

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若夫聖賢以大公至正之心出大

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終莫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若

使先生全篇主意專用此說則誠害理矣向所見教同行異情之說於此

亦可春秋序兩處觀其語脉文勢似熹所據之本爲是先

天二字卷中論之已詳莫無害於理否理既無害文意又

協何爲而不可從也聖人之用下著心字語意方足尤見

親切主宰處下文所謂得其意者是不能窺其用心則

其用豈易言哉故得其意然後能法其用語序然也其精

微曲折蓋有不苟然者矣若謂用心非所以言聖人則孟



子易傳中言聖人之用心者多矣蓋人之用處無不是心  
自聖人至於下愚一也但所以用之者有精粗邪正之不  
同故有聖賢下愚之別不可謂聖人全不用心又不可謂  
聖人無心可用但其用也妙異乎常人之用耳然又須知  
即心即用非有是心而又有用之者也

與張欽夫論程集改字 二十七日別紙

伏蒙垂諭向論程集之誤定性書辭官表兩處已蒙收錄  
其它亦多見納用此見高明擇善而從初無適莫而小人  
向者妄發之過也然所謂不必改不當改者反復求之又  
似未能不惑於心輒復條陳以丐指喻夫所謂不必改者  
豈以爲文句之間小小同異無所繫於義理之得失而不  
必改耶熹所論出於已意則用此說可也今此乃是集諸

本而證之按其舊文然後刊正雖或不能一一盡同亦是

類會數說而求其文勢語脉所趨之便除所謂疑當作某

一例之外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點畫也此其合於先生

當日本文無疑今若有尊敬重止而不敢忽易之心則當

一循其舊不容復有豪髮苟且遷就於其間乃爲盡善惟

其不爾故字義迺晦者必承誤彊說而後通如遵誤作尊

尊其所聞語句刊闕者須以意屬讀然後備如尊食絮羹

字則不成文此等不惟於文字有害及求諸心則隱微之

間得無未免於自欺耶且如吾輩秉筆書事唯務明白其

肯故舍所宜用之字而更用他字使人彊說而後通耶其

肯故爲刊闕之句使人屬讀而後備耶人情不大相遠有

以知其必不然矣改之不過印本字數稀密不勻不爲觀



美而它無所害然則胡爲而不改也卷子內如此處已悉  
用朱圈其上復以上呈然所未圈者似亦不無可取方執  
筆時不能不小有嫌避之私故不能盡此心今人又來督  
書不容再閱矣更乞詳之可也所謂不當改者豈謂富謝  
書春秋序之屬而書中沂喻沿沂猶子二說又不當改之  
尤者耶以熹觀之所謂尤不當改者乃所以爲尤當改也  
大抵熹之愚意止是不欲專輒改易前賢文字稍存謙退  
敬讓之心耳若聖賢成書稍有不愜已意處便率情奮筆  
恣行塗改恐此氣象亦自不佳蓋雖所改盡善猶啓末流  
輕肆自大之弊況未必盡善乎伊川先生嘗語學者病其  
於已之言有所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不能合  
及門人  
二書今熹觀此等改字處竊恐先生之意尚有不可不思

者而改者未之思也蓋非特已不之思又使後人不復得  
見先生手筆之本文雖欲思之以達於先生之意亦不可  
得此其爲害豈不甚哉夫以言乎已則失其恭敬退讓之  
心以言乎人則啓其輕肆妄作之弊以言乎先生之意則  
恐猶有未盡者而絕人之思姑無問其所改之得失而以  
是三者論之其不可已曉然矣老兄試思前聖入太廟每  
事問存齷羊謹闕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  
教人多聞闕疑之心爲如何而視今日紛更專輒之意象  
又爲如何審此則於此宜亦無待乎熹之言而決且知熹  
之所以再三冒瀆貢其所不樂聞者豈好已之說勝得已  
而不已者哉熹請復論沿沂猶子之說以實前議夫改沿  
爲沂之說熹亦竊聞之矣如此曉破不爲無力然所以不



可改者蓋先生之言垂世已久此字又無大害義理若不  
以文辭害其指意則只爲沿字而以因字尋字循字之屬  
訓之於文似無所害而意亦頗寬舒必欲改爲泝字雖不  
無一至之得然其氣象却殊迫急似有彊探力取之弊疑  
先生所以不用此字之意或出於此不然夫豈不知沿泝  
之別而前此謬哉蓋古書沿字亦不皆爲順流而下之字  
也荀子云及鉉察之注惜乎當時莫或疑而扣之以祛後  
人之惑後之疑者又不能闕而遽改之是以先生之意終  
已不明而舉世之人亦莫之思也夫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  
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  
無未盡之意耶漢儒釋經有欲改易處但云某當作某後  
世猶或非之況遽改乎且非特漢儒而已孔子刪書血流

漂許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繼之亦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  
而已終不刊去此文以從已意之便也然熹又竊料改此  
字者當時之意亦但欲使人知有此意未必不若孟子之  
於武成但後人崇信太過便憑此語塗改舊文自爲失耳  
愚竊以爲此字決當從舊尤所當改若老兄必欲存之以  
見泝字之有力則請正文只作沿字而注其下云其人云  
泝不則云胡本沿不則但云或人可也如此兩存使讀者  
知用力之方改者無專輒之咎而先生之微音餘韻後世  
尚有默而識之者豈不兩全其適而無所傷乎猶子之稱  
謂不當改亦所未喻蓋來教但云姪止是相沿稱之而未  
見其害義不可稱之意云稱猶子尚庶幾焉亦未見其所  
以庶幾之說是以愚曹未能卒曉然以書傳考之則亦有



所自來蓋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注引左氏姪其  
從姑以釋之而反復考尋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為何  
也以漢書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謂叔姪而傳以父子稱之  
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質不以爲  
嫌故如是稱之自以爲安降及後世則心有以爲不可不  
辨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非古制然亦  
得別嫌明微之意而伯父叔父與夫所謂姑者又皆吾父  
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今若欲從古則直稱子  
而已若且從俗則伊川橫渠二先生者皆嘗稱之伊川嘗  
言禮從宜使從俗有大害義理處則須改之夫以其言如  
此而猶稱姪云者是必以爲無大害於義理故也故其遺  
文出於其家而其子序之以行於世舉無所謂猶子云者

而胡本特然稱之是必出於家庭之所筆削無疑也若曰

它處不改蓋有不可改者如若以稱姪爲非而改之爲是

祭文則有對偶之類是也亦當存其舊文而附以新意况本無害理而可遽改之乎

今所改者出於檀弓之文而彼又止爲喪服兄弟之子與

已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姑

姊妹之薄也之文同耳豈以爲親屬之定名哉猶即如也

其義繫於上文不可殊絕明矣若單稱之即與世俗歇後

之語無異若平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爲親屬之

定名乎若必以爲是則自我作古別爲一家之俗夫亦孰

能止之似不必強挽前達使之同已以起後世之惑也故

愚於此亦以爲尤所當改以從其舊者若必欲之則請亦

用前例正文作姪注云胡本作則亦可矣春秋序富謝書

周禮



其說略具卷中不知是否更欲細論以求可否此人行速  
屢來督書不暇及矣若猶以爲疑則亦且注其下云旣  
其若庶幾讀者旣見當時言意之實又不揜後賢刪削之  
功其它亦多類此幸賜詳觀即見區區非有偏主必勝之  
私但欲此集早成完書不悞後學耳計老兄之意豈異於  
此但恐見理太明故於文意瑣細之間不無闊略之處用  
心太剛故於一時意見所安必欲主張到底所以紛紛未  
能卒定如熹則淺暗遲鈍一生在文義上做窠窟苟所見  
未明實不敢妄爲主宰農馬智等所以於此等處不敢便  
承誨諭而不自知其僭易也伏惟少賜寬假使得盡愚將  
來改定新本便中幸白共父寄兩本來容更參定箋注求  
教所以欲而本者蓋欲留得一本  
作所以欲而本者蓋欲留得一本  
以備後復有所考也  
以備後復有所考也  
留聽焉不勝幸甚幸甚

答張欽夫

祭說辨訂精密尤荷警發然此二事初亦致疑但見二先  
生皆有隨俗墓祭不害義理之說故不敢輕廢至於節祠  
則又有說蓋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  
自安今人旣以此爲重至於是日必具殽羞相宴樂而其  
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  
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  
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正禮耳故前日之意以爲旣有  
正祭則存此似亦無害今承誨諭以爲黷而不敬此誠中  
其病然欲遂廢之則恐感時觸物思慕之心又無以自止  
殊覺不易處且古人不祭則不敢以燕況今於此俗節旣



已據經而廢祭而生者則飲食宴樂隨俗自如殆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也必盡廢之然後可又恐初無害於義理而特然廢之不惟徒駭俗聽亦恐不能行遠則是已廢之祭拘於定制不復能舉而燕飲節物漸於流俗有時而自如也此於天理亦豈得爲安乎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風氣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於今日之議亦必有所處矣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槃陳於廟中而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幾合一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而無疑矣至於元日履端之祭禮亦無文今亦只用此例又初定儀時祭用分至則冬至二祭相仍亦近煩瀆今改用卜日之制尤見聽命於神不敢自專之意其它如此脩定處甚多大抵多本程氏而參以諸家故特取二先生說今所承用者爲祭說一篇而祭儀祝文又各爲一篇比之昨本稍復精密繕寫上呈乞賜審訂示及幸甚

答張欽夫

所示彪丈書論天命未契處想尊兄已詳語之然彪丈之意似欲更令下語雖自度無出尊兄之意外者然不敢不自竭以求教也蓋熹昨聞彪丈謂天命惟人得之而物無所與鄙意固已不能無疑今觀所論則似又指稟生賦形以前爲天命之全體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與焉此則熹之所尤不曉也夫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豈離乎人物之所受而別有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生無



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矣但其所乘之氣有偏正純  
駁之異是以稟而生者有人物賢否之不一物固隔於氣  
而不能知衆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皆有以自絕于天  
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日用  
之間存養體察以去其物欲之蔽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  
天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故自昔聖賢不過使  
人盡其所以正心脩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  
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正謂此耳遺書第八卷  
一段論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  
之外而別爲一術以求至乎彼哉蓋仁也者心之道而入  
之所以盡性至命之樞要也今乃言聖人雖教人以仁而  
未嘗不本性命以發之則是以仁爲未足而又假性命之

云以助之也且謂之大本則天下之理無出於此但自人  
而言非仁則無自立故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者正所  
以立大本也今乃謂聖人言仁未嘗不兼大本而言則是  
仁與大本各爲一物以此兼彼而後可得而言也凡此皆  
深所未喻不知處丈之意竟何如耳知言首章即是說破  
此事其後提掇仁字最爲緊切正恐學者作二本三本看  
了但其間亦有急於曉人而剖析太過略於下學而推說  
太高者此所以或啓今日之弊序文之作推明本意以救  
末流可謂有功於此書而爲幸於學者矣尚何疑之有哉  
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  
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  
爲其說者猶知左右迷藏曲爲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



別有大本也若聖門所謂心則天序天秩天命天討惻隱  
羞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曰盡其  
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  
天也是則天人性命豈有二理哉而今之爲此道者反謂  
此心之外別有大本爲仁之外別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  
非惟孤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之心竊恐  
此說流行反爲異學所攻重爲吾道之累故因來示得效  
其愚幸爲審其是否而復以求教於彪丈幸甚幸甚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  
考異

答汪尚書論蘇氏學紛然一作欬然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一

書江張呂劉問答

與張敬夫四月一日

春秋正朔事比以書考之凡書凡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  
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  
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  
亦在其中觀伊川先生劉質夫之意似是如此但春秋兩  
字乃魯史之舊名又似有所未通幸更與晦叔訂之以見  
教也

答張敬夫

竊承政成事簡暇日復有講習之樂英材心化多士風靡  
此爲吾道之幸豈特一郡之福哉奏罷丁錢此舉甚美初



謂遂獲蠲除不知僅免一歲雖亦不爲無補特非久遠利耳然熹竊謂有身則有庸此近古之法蓋食王土爲王民亦無終歲安坐不輸一錢之理但不當取之太過使至於不能供耳今欲再奏不若請令白丁下戶每歲入納一二百錢四等而上每等遞增一二百使至于極等則略如今日之數似亦不爲厲民而上可以不失大農經費之入下可以爲貧民久遠之利於朝廷今日事力亦易聽從而可以必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似聞浙中諸郡有全不輸筭賦者有取之無藝至于不可堪者凡此不均皆爲未便朝廷自合因此總會所入之大數斟酌裁損而均平之乃爲盡善至如尊兄前奏有不容援例之語亦非愚心之所安也聚斂之臣誠可憎疾爲國家者以道正義以端本於上

而百官有司景從響附於下則此輩之材寸長尺短亦無所不可用但使之知吾節用裕民之意而謹其職守則自不至於病民矣今議者不正其本而唯末之齊斥彼之短而自無長策以濟目前之急此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寡卒無補於國事而虛爲此紛紛也伯恭漸釋舊疑朋友之幸但得渠於此有用力處則歲月之間舊病不患不除矣此有李伯聞者名宗舊嘗學佛自以爲有所見論辨累年不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熹因問之天命之謂性公以此句爲空無一法耶爲萬理畢具耶若空則浮屠勝果實則儒者是此亦不待兩言而決矣渠雖以爲實而猶戀著前見則請因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熹又告之曰此實理也而以爲空則前日之見悞矣今欲真窮實理亦何



藉於前日已悞之空見而爲此二三耶渠遂脫然肯捐舊習而從事於此此人氣質甚美內行脩飭守官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賴也前此答福州一朋友書正論此事書才畢而伯聞至不一二日其言果驗亦可恠也今以上呈二人伯恭皆識之深鄉者舊從伯恭遊聞其家學守之甚固但聞全不肯向此學用功正恐難猝拔也

答張敬夫

示喻黃公灑落之語舊見李先生稱之以爲不易窺測到此今以爲知言語誠太重但所以語又似太輕只云識者亦有取焉故備列之如何所謂灑落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豪私吝心則何處更有此等氣象邪只如此看有道者曾懷表裏亦自可見若更討落

著則非言語所及在人自見得如何曾點舍瑟之對亦何嘗說破落著在甚處邪通書跋語甚精然愚意猶恐其太侈更能斂退以就質約爲佳太極解後來所改不多別紙上呈來當處更乞指教但所前無極二五不可混說而無極之真合屬上句此則未能無疑蓋若如此則無極之真自爲一物不與二五相合而二五之凝化生萬物又無與乎太極也如此豈不害理之甚兼無極之真屬之上句自不成文理請熟味之當見得也各具一太極來喻固善然一事一物上各自具足此理著箇一字方見得無欠剩處似亦不妨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擇之亦寄得此書草來大槩領略一過與鄙意同後不曾子細點檢不知其病如何或是病痛一般不自覺其病耳伯恭不鄙下問不敢不



盡愚但恐未是更賴指摘近日覺得向來胡說多悞却朋友大以爲懼自此講論大湏子細一字不可容易放過庶得至當之歸也別紙所諭邵氏所記今只入外書不入行狀所疑小人不可共事固然然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行乎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爲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所謂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力量未至此而欲學之則誤矣序目中語所更定者甚穩然本語熹向所謂先生之學大要則可知已者正如春秋序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元也之比非薄春秋之詞也不改似亦無害若必欲改則新語亦未甚沿落大抵割裂補綴終非完物自是不能佳耳

與張敬夫

伯恭想時時相見欲作書不暇告爲致意向得渠兩書似日前只向博雜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病痛頗多不知近日復如何大抵博雜極害事如閫範之作指意極佳然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先達所以深懲玩物喪志之弊者正爲是耳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功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子細玩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是豈不可戒也耶渠又爲留意科舉文字之久出入蘇氏父子波瀾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壞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蘇學爲非左遮右攔陽擠陰助此尤使人不滿意向雖以書極論



之亦未知果以爲然否近讀孟子至答公都子好辨一章三復之餘廢書太息只爲見得天理咸熙分明便自然如此住不得若見不到此又如何強得也然聖賢奉行天討却自有箇不易之理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此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舊來讀過亦不覺近乃識之耳不審老兄以爲如何

答張敬夫

建陽一二士人歸自臨安云嘗獲奉教亦錄得數十段答問來其間極有可疑處雖所錄或失本意亦必有些來歷也又有泛然之問略不曾經思索答之未竟而遽已更端者亦皆一一酬酢此非惟於彼無益而在我者亦不中語默之節矣又隨問遽答若與之爭先較捷者此其間豈無牽彊草略處流傳謬誤爲害不細說令皆是亦徒爲口耳之資程子所謂轉使八薄者蓋慮此耳元履嘗疑學徒日衆非中都官守所宜熹却不慮此但恐來學者皆只是如此而爲教者俯就太過略不審其所自則悔吝譏彈將有所不免矣況其流弊無窮不止爲一時之害道之興喪實將繫焉願明者之熟慮之也

答張敬夫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



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已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為說恍惚驚恠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為愈也熹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槪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說稍為平易然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說破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為言如惻隱之類殊不類近世學者驚恠恍

惚窮高極遠之言也今此錄所以釋論語之言而首章曰仁其可知次章曰仁之義可得而求其後又多所以明仁之義云者愚竊恐其非聖賢發言之本意也又如首章雖列二先生之說而所解實用上祭之意正伊川說中間者所謂由孝弟可以至仁而先生非之者恐當更詳究之也

答張敬夫

大抵觀過知仁之說欲只如尹說發明程子之意意味自覺深長如來喻者猶是要就此處彊窺仁體又一句岐為二說似未甚安帖也又太極中正仁義之說若謂四者皆有動靜則周子於此更列四者之目為剩語矣但熟玩四字指意自有動靜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貞四字元亨利貞元亨利貞一通一復豈得為無動



靜乎近日深玩此理覺得一語嘿一起居無非太極之妙正不須以分別為嫌也仁所以生之語固未瑩然語仁之用如此不語似亦無害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張敬夫

細看言仁序云雖欲竭力以為仁而善之不明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此數句似未安為仁固是須當明善然仁字主意不如此所以孔子每以仁智對言之也近年說得仁字與智字都無分別故於令尹子文陳文子事說得差殊氣象淺迫全與聖人語意不相似觀此序文意思首尾恐亦未免此病更惟思之如何

答張敬夫

中字之說甚善而所論狀性形道之不同尤為精密開發多矣然愚意竊恐程子所云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此語更可玩味夫所謂只一箇中字者中字之義未嘗不同亦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已矣然用不同者則有所謂在中之義者有所謂中之道者是也蓋所謂在中之義者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亭亭當當未有箇偏倚過不及處其謂之中者蓋所以狀性之體段也有所謂中之道者乃即事即物自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謂之中者則所以形道之實也只此亦便可見來教所謂狀性形道之不同者但又見得中字只是一般道理以此狀性之體段則為未發之中以此形道則為無過不及之中耳且所謂在中之義猶曰在裏面底道理云爾非以在中之中字解未發之中字也愚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



如何忠恕之說竊意明道是就人分上分別淺深而言伊  
川是就理上該貫上下而言若就人分上說則違道不遠  
者賢人推之之事也一以貫之者聖人之不待推也若就  
理上平說則忠只是盡已恕只是推已但其所以盡所以  
推則聖賢之分不同如明道之說耳聖人雖不待推然由  
已及物對忠而言是  
亦推也大抵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  
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  
好又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又  
看方好故非又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  
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巧所引盡  
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巧  
心知天恐是充擴得去之意不知是否

秦漢諸儒解釋文義雖未盡當然所得亦多今且就分數

多處論之則以為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與奪之際似已平  
允若更於此一向刻核過當却恐意思迫窄而議論偏頗  
反不足以服彼之心如向來所論知言不當言釋氏欲仁  
之病矣大率議論要得氣象寬宏而其中自有精密透漏  
不得處方有餘味如易傳序中說秦漢以來儒者之弊及  
令人看王弼胡安定王介甫易之類亦可見矣况此序下  
文反復致意不一而足不應猶有安於卑近之嫌也又所  
謂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自謂此言頗  
有含蓄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以愛論仁猶升高自下尚可因此附近推求庶其得之若  
如近日之說則道近求遠一向沒交涉矣此區區所以妄  
為前日之論而不自知其偏也至謂類聚言仁亦恐有病



者正爲近日學者厭煩就簡避迂求捷此風已盛方且日趨於險薄若又更爲此以導之恐益長其計獲欲速之心方寸愈見促迫紛擾而反陷於不仁耳然却不思所類諸說其中下學上達之方蓋已無所不具苟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有此弊今蒙水喻始悟前說之非敢不承命然猶恐不能人人皆肯如此慤實用功則亦未免尚有過計之憂不知可以更作一後序略來此意以警後之學者否不然或只盡載此諸往返議論以附其後亦庶乎其有益耳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張敬夫 壬辰冬

答晦叔書鄙意正如此已復推明其說以求教於晦叔矣但於來示所謂知底事者亦未能無疑已并論之今錄以上呈更乞垂教

在中之義之說來論說得性道未嘗相離此意極善但所謂此時蓋在乎中者文意簡略熹所未曉更乞詳論又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心亦非文意蓋旣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即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即事即物無不有箇恰好底道理是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彝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爲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



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夫此心廓然初  
豈有中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分之則須如此亦若操舍  
存亡出入之云耳并乞詳之

心譬之水是因知言有此言而發然性情既有動靜善惡  
既有順逆則此言乃自然之理非用意差排也人無有不  
善此一言固足以具性情之理然非所以論性情之名義  
也若論名義則如今來所說亦無害理不費力更推詳之  
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  
手授之意蓋以為唯程子為能受之程子之祕而不示疑  
亦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道聽  
塗說其弊必有甚焉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觀其答張閔中書云書  
雖未出學未嘗不傳第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

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微意  
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知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之  
用為尤切非若此書詳於天而略於人有不可以驟而語  
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  
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其周子程子  
之謂乎熹向所謂微意者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答張敬夫

所引家語只是證明中庸章句要見自哀公問政至擇善  
固執處只是一時之語耳於義理指歸初無所害似不必  
如此力加排斥也大率觀書但當虚心平氣以徐觀義理  
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  
雖或傳以為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



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若以此爲卑近不足留意便欲以明道先生爲法竊恐力量見識不到它地位其爲泛濫殆有甚焉此亦不可不深慮也且不知此章旣不以家語爲證其章句之分當復如何爲定耶家語固有駁雜處然其間亦豈無一言之得耶一槩如此立論深恐終啓學者好高自大之弊願明者熟察之其他如首章及論費隱處後來略已脩改如來喻之意然若必謂兩字全然不可分說則又是向來伯恭之論體用一源矣如何如何

答張敬夫語解

語解云學者工夫固無間斷又當時時純繹其端緒而涵泳之此語恐倒置若工夫已無間斷則不必更言時習時習者乃所以爲無間斷之漸也

巧言令色一段自辭欲巧以下少曲折近與陳明仲論此說具別紙

三省者曾子之爲仁恐不必如此說蓋聖門學者莫非爲仁不必專指此事而言意思却似淺狹了大抵學者爲其所不得不爲者至於人欲盡而天理全則仁在是矣若先有箇云我欲以此去爲仁便是先獲也昨於知言疑義傳中嘗論此意矣傳不習乎疑只當爲傳而不習之意則文理順亦是先孝弟而後學文之類

道千乘之國道字意恐未安

友不如已恐只是不勝已胡侍郎說得此意思好慎非獨不忽追非獨不忘恐不必如此說上蔡多好如此



似有病也厚者德之所聚而惡之所由消靡此句亦未安  
父在觀其志一章似皆未安

信近於義則言必可復矣恭近於禮則可遠恥辱矣因是  
二者而不失其所親則亦可尚也已熹舊說此章只如此  
似於文意明順與上文孝弟謹信而親仁下文篤敏慎而  
就正意亦相類不察尊意以為如何

樂與好禮視無諂無驕正猶美玉之與砥砭此句與後面  
必也無諂無驕然後樂與好禮可得而進焉者似相戾蓋  
玉石有定形而不可變唯王霸之異本殊歸者乃得以此  
為譬耳熹又嘗論此所引詩正謂孔子以無諂無驕為未  
足必至於樂與好禮而後已有似乎治骨角者既切之而  
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蓋不離是質而治之

益精之意也如何如何

患不知人恐未合說到明盡天理處正為取友用人而言  
耳大率此解雖比舊說已為平接尚時有貪說高遠恐怕  
低了之意更乞平心放下意味留更深長也

首章便如此矣  
援字疑穩字之誤

答張敬夫論中庸章句

率夫性之自然此語誠似太快然上文說性已詳下文又  
舉仁義禮智以為之目則此句似亦無害或必當改則改  
為所有字如何然恐不若不改之渾然也

不睹不聞等字如此剖析誠似支離然不如此則經文所  
謂不睹不聞所謂隱微所謂獨三段都無分別却似重複  
冗長須似熹說方見得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大綱說結  
上文可離非道之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就此不睹不



聞之中提起善惡之幾而言故君子慎其獨蓋其文勢有表裏賓主之異須略分別意思方覺分明無重複處耳隨時爲中爲改作處如何

道之不明不行來喻與鄙意大指不異但語有詳略遠近不同耳然熹所謂不必知不必行所當知所當行等句正是形容中字意思所謂以爲不足行以爲不必知不知所以行不求所以知等句又是緊切關紐處恐不可闕但鄙論自覺有箇瑣碎促狹氣象不能如來教之高明簡暢爲可恨然私竊以謂不期於同而期於是而已故又未能遷舍所安萬一將來就此或有尺寸之進此病當自去耳大抵近年所脩諸書多類此以此未滿意欲爲踈通簡易之說又恐散漫無收拾處不知所以裁之也

答張敬夫

中庸謹獨處誠覺未甚顯煥然著盡氣力只說得如此近欲只改末後一句云所謂獨者合二者而言之不睹之睹不聞之聞也比舊似已稍勝然終亦未爲分明也更乞以尊意爲下數語如何

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來論剖析雖極精微却似未及此意愚慮及此不審是否如何



何有於我哉古注云人無是行於我獨我有之按此語是孔子自言此三事何人能有如我者哉孔子之意蓋欲勉人以學也伊川先生似亦是如此說默識而無厭倦何有於我哉勉人學當如是也所以發明夫子之意而尹和靖云孰能如孔子者哉是以勉學者云耳又所以發明伊川之意蓋此兩項七事乃人之當然而示之以近者故聖人以此自居而不以為嫌如云不如丘之好學之意語雖若少揚而意實已深自抑矣呂氏之說句中添字太多恐非本意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兩仁文義亦自難說近看似此等處極多日前都草草懸空說過了也

再答敬夫論中庸章句

執其兩端喜說是推明程子之意未有過巧之病如來論

云云固先儒所未及然却似過巧然此方論中未應遽及此又似隔驀說過了一位也

強哉矯矯強貌古注云爾似已得之呂楊之說却恐不平穩也

素隱俟更思之

造端乎夫婦如此說固好但恐句中欠字太多兼造端兩字是實下功夫之意不應如此泛濫也

此類當兩存之

人心之所安者即道也上文有率性之謂道云云故其下可以如此說若恐人錯會當更曉破耳

游子之言行相顧為有餘不足之事恐未安此數句各是一事不可混而為一也細意玩之自可見矣

此亦當兩存之

章句之失誠如尊喻此間朋友亦有疑其如此者但鄙意



疑此書既是子思所著首尾次序又皆分明不應中間出此數章全無次序所以區區推考如此竊意其中必須略有此意正使不盡如此亦勝如信彩逐段各自立說不相管屬也更望細考若果未安當爲疑詞以見之大率擺落章句談說玄妙慣了心注乍見如此瑣細區別自是不柰煩耳

與張敬夫 六月二十八日

夷齊讓國而逃諫伐而餓此二事還相關否或謂先已讓國則後來自是不合更食周粟若爾則當時自不必歸周亦不待見牧野之事又諫不從而後去也且若前日已會如彼即今日更不得如此此與時中之義不知又如何凡此鄙意皆所未安幸乞垂教

答張敬夫 三月十四日

熹昨承誨諭五王之事以爲但復唐祚而不立中宗則武曌可誅後患亦絕此誠至一論但中宗雖不肖而當時幽廢特以一言之失罪狀未著人望亦絕觀一時忠賢之心與其募兵北討之事及後來諸公說李多祚之語則是亦未遽爲獨夫也乃欲逆探未形之禍一旦舍之而更立宗室恐反爲計校利害之私非所以順人心乘天理而事亦未必可成也愚慮如此然而此外又未見別有長策不知高明以爲如何若維州事則亦嘗思之矣唐與牛李蓋皆失之也夫不知春秋之義而輕與戎盟及其犯約攻圍魯州又不能聲罪致討絕其朝貢至此乃欲赦其失信叛盟之罪而受其叛臣則其義有所不可矣然還其地可也縛送



悉但謀使肆其殘酷則亦過矣若論利害則僧孺固爲人  
言以恐文宗如致堂之所論而吐蕃卒不能因維州以爲  
唐患則德裕之計不行亦未足爲深恨也計高明於此必  
有定論幸并以見教牛論正而心則私李計譎而心則正何有於我哉後來  
思尹子說誠未安竊意只是不居之詞聖人之言此類甚  
多不以俯就爲嫌也惡知其非有也頃時亦嘗爲說正如  
晦叔之意後來又以爲疑乃如尊兄所論今細思之却不  
若從晦叔之說文意俱順法戒亦嚴不啓末流之弊也如  
何如何

答張敬夫 十二月

熹窮居如昨無足言者但遠去師友之益兀兀度日讀書  
反已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疆輔因循汨沒尋復失之

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己者皆準止酒例  
戒而絕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  
修者若充擴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日舊讀中庸慎獨大  
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  
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真漠之  
間其亦悞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勒慄然度日惟恐有怠  
而失之也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  
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  
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注與經作  
兩項功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  
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  
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



深長也中庸大學章句緣此略修一過再錄上呈然覺其  
間更有合刪處論語亦如此草定一本未暇脫藁孟子則  
方欲爲之而日力未及也近又讀易見一意思聖人作易  
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爲善如  
嚴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  
爻之辭只是因依象類虛設於此以待扣而決者使以所  
值之辭決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  
有是辭但理無不正故其丁寧告戒之詞皆依於正天下  
之動所以正夫一而不繆於所之也以此意讀之似覺卦  
爻十翼指意通暢但文意字義猶時有空礙蓋亦合純作  
義理說者所以彊通而不覺其礙者也今亦錄首篇二卦  
拜呈此說乍聞之必未以爲然然上置之勿以示人時時

虛心略賜省閱爻之或信其不妄不傷急不容耐之病固  
亦自知其然深以爲苦而未能革若得伯恭朝夕相處當  
得減損但地遠不能數見爲恨耳此間朋友絕少進益者  
擇之爻不相見覺得病痛日深貞與伯恭相聚亦深歎今  
日學者可大受者殊少也柰何柰何予壽兄弟氣象甚好  
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  
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  
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  
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鄉約之書偶家有藏本且  
欲流行其實恐亦難行如所喻也然使讀者見之因前輩  
所以教人善俗者而知自修之日亦庶乎其小補耳

目字  
之誤

朱子大全

文集卷三十一

七

明監

崇文樓



答張敬夫集大成說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合也言合衆理而大備於身也或曰集謂合樂成謂樂之一變此即以樂譬

也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

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

事也此以樂明之也金聲之變無窮玉聲首尾如一振之

而後以玉振之猶小絲之有拍也凡作樂者始以金奏

之脈絡也玉始窮其然而縷折毫分者智也終備於身而

然一貫者聖也二惟孔子全之三者則始不盡而終不

備也漢兒寬論封禪亦云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意亦

如此疑此古知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

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也復以射明之也射之所

力也中雖在至之後然其必中之巧則在未發之前也孔

子也巧力兼全至而且中三子力而不巧各至其至而不能

中也若顏子則巧足以

中特力未充而死耳

承示及集大成說發明詳備此說大意不過如此今所

欲論者正在言語氣象微細曲折之間然則來說似頗

傷冗費脚手無餘味矣金玉二字正是譬喻親切有功

處今却不曾說及只做始終字看了如此則孟子此一

節譬喻全是剩語矣舊見學者所傳在臨安時說此一

段却似簡當然亦不能盡記熹舊所解又偶為人借去

不及參考得失然記得亦似太多今略說如前竊謂似

答敬夫孟子說疑義

告子篇論性數章

按此解之體不為章解句釋氣象高遠然全不略說文  
義便以已意立論又或別用外字體貼而無脈絡連綴



使不曉者展轉迷惑粗曉者一向支離如此數章論性其病尤甚蓋本文不過數語而所解者文過數倍本文只謂之性而解中謂之太極凡此之類將使學者不暇求經而先坐困於吾說非先賢談經之體也且如易傳已為太詳然必先釋字義次釋文義然後推本而索言之其淺深近遠詳密有序不如是之匆遽而繁雜也大抵解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為有益耳

夜氣不足以存

解云夜氣之所存能有幾安可得而存乎

按此句之義非謂夜氣之不存也凡言存亡者皆指心

而言耳觀上下文可見

云仁義之心又云放其良心又云操則存舍則亡惟心之謂與

正有存亡二蓋人皆有是良心而放之矣至於日夜之

所息而平日之好惡與人相近者則其夜氣所存之良心也及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則此心又不可見若梏亡反覆而不已則雖有日夜之所息者亦至微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矣非謂夜氣有存亡也若以氣言則此章文意首尾衡決殊無血脉意味矣程子亦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意蓋如此然舊看孟子未曉此意亦只草草看過也

### 大體小體

此章之解意未明而說太漫蓋唯其意之未明是以其說不得而不漫也按本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此兩節方是分別小體之不可從而大體之當從之意

解云從其大體心之官也從其小體耳

下文



始結之云此二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但當先立乎其  
大者則小者不能奪耳此章內先立乎其大者一句方是說用力處而此句內立字尤切要據今所解全不曾提掇著立字而只以思為主心  
不立而徒思吾未見其可也於是又有君子徇理小人  
徇欲之說又有思非汎而無統之說又有事事物物皆  
有所以然之說雖有心得其宰之云然乃在於動而從  
理之後此由不明孟子之本意是以前說雖漫而愈支  
離也七八年前見徐吉卿說曾問焦某先生為學之要  
焦云先立乎其大者是時熹說此章正如此解之支離  
聞之惘然不解其語今而思之乃知焦公之學於躬行  
上有得力處

反身而誠解云反身而至於誠則心與理一云云

按此解語意極高然只是贊詠之語施之於經則無發  
明之助施之於已則無體驗之功竊恐當如張子之說  
以行無不慊於心解之乃有落著兼樂莫大焉便是仰  
不愧俯不怍之意尤慤實有味也若只懸空說過便與  
禪家無以異矣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解中引程子張子之說合而為一

按此程子張子之說自不同不可合為一說程子云所  
過者化是身所經歷處所存者神所存主處便神是言凡所  
經過處人皆化也而心所存主處便有鼓舞風動之意  
不待其居之久而後見其效也經歷及便字尤見其意  
又引緩來動和及易傳今以孟子上下文意求之恐當  
革卦所引用亦可見也  
從程子為是張子說雖精微然恐非本文之意也  
君子不謂命也



此一章前一節文意分明然其指意似亦止為不得其欲者而發後一節古今說者未有定論今讀此解說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兩句極為有功但上三句却似未穩蓋但云出於自然則只似言性而非所以語命矣頃見陳傳良作此論意正如此方以為疑不知其出於此豈嘗以是告之耶熹竊謂此三句只合依程子說為稟有厚薄亦與下兩句相通蓋聖與賢則其稟之厚而君子所自以為稟之薄而不及者也然則此一節亦專為稟之薄者而發

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

竊詳所解熹舊說亦然自今觀之恐過高而非本意也蓋此六位為六等人爾今為是說則所謂善者乃指其

理而非目其人之言矣與後五位文意不同又舊說信為自信之意今按此六位皆它人指而名之之辭然則亦不得為自信之信矣近看此兩句意思似稍穩當蓋善者人之所同欲惡者人之所同惡人之為人有可欲而無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然此特天資之善耳不知善之為善則守之不固有時而失之惟知其所以為善而固守之然後能實有諸已而不失乃可謂之信人也

張子曰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正是此意不審高明以為如何此說信字未是後別有說

前書所示孟子數義皆善但條理字恐不必如此說蓋此兩字不能該得許多意思也始條理終條理猶曰智之事聖之事云爾條理字不須深說但金玉二字却須就始終



此一章前一節文意分明然其指意似亦止為不得其欲者而發後一節古今說者未有定論今讀此解說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兩句極為有功但上三句却似未穩蓋但云出於自然則只似言性而非所以語命矣頃見陳傳良作此論意正如此方以為疑不知其出於此豈嘗以是告之耶熹竊謂此三句只合依程子說為稟有厚薄亦與下兩句相通蓋聖與賢則其稟之厚而君子所自以為稟之薄而不及者也然則此一節亦專為稟之薄者而發

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

竊詳所解熹舊說亦然自今觀之恐過高而非本意也蓋此六位為六等人爾今為是說則所謂善者乃指其

理而非目其人之言矣與後五位文意不同又舊說信為自信之意今按此六位皆它人指而名之之辭然則亦不得為自信之信矣近看此兩句意思似稍穩當蓋善者人之所同欲惡者人之所同惡人之為人有可欲而無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然此特天資之善耳不知善之為善則守之不固有時而失之惟知其所以為善而固守之然後能實有諸已而不失乃可謂之信人也

張子曰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正是此意不審高明以為如何此說信字未是後別有說

前書所示孟子數義皆善但條理字恐不必如此說蓋此兩字不能該得許多意思也始條理終條理猶曰智之事聖之事云爾條理字不須深說但金玉二字却須就始終



而獲之偶讀而意思及此耳近年靜中看得文義似此處極多但不敢一向尋求而於受用得力處則亦未有意思耳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學而時習之

程子曰時復紬繹改本文作思繹不知何說所引學者之於義理當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也語第一時習之此是論雖有虛實輕重之不詳而說者尤不可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落讀者不可以不詳而說者尤不可有意味無一字無下為言未效也而以已有所未求其能之謂也而承上起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然也言者重復溫習也之時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者重復溫習也之時知其習其所知之理無以能其事也蓋人之不學則無以不特知其理能其事然亦生澁危殆而不能以自安習而

成其習之之功矣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折深密而無窮蓋如此凡為解者雖不必如此瑣細剖析然亦須包含得許多意思方為完備今詳所解於學而兩字全然將何以前知義理之所在而紬繹之乎且必曰紬繹義理之端緒而涵泳之似義理之中別有一物為之端緒若爾之有絲既紬繹出來又從而涵泳之也語意煩擾徒使學者曾中擾擾拈一放一將有握苗之助長之患非所以示人入說者油然內慊也程子但言浹洽於中則德之方也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自孝弟而始為仁之道生而不窮按有子之意程子之

人利物莫非為仁之道但事親從兄者本也愛人利物者末也本立然後末有所從出故孝弟立而為仁之道

生也今此所解語其愛雖有差等而其心無不溥矣此意雖高而不親切其愛雖有差等而其心無不溥矣此

仁字正指愛之理而言曰易傳所謂偏言則一事者是也故程子於此但言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乃是

形容所指事而廣然恐非本旨殊覺意味之浮淺也曰字



忍讓

巧言令色

若夫君子之脩身謹於言語容貌之間乃所以體當在

已之實事是求仁之要也此意甚善但恐須先設疑問

所發端而遽言之則於經無所當而反亂其本意矣如

易傳中發明經外之意亦必設為問答以起之蓋須如

為人謀而不忠

處於已者不盡也處字未安

道千乘之國

信於已也已字未安自使民以時之外此句無所當恐是羨字

母友不如已者

不但取其如已者又當友其勝已者經但言母友不如已者以見友必勝

已之意今乃以如已勝已分為二等則失之矣而其言造意又似欲高出於聖言之上者解中此類甚多恐

非小病也

慎終追遠

慎非獨不忘之謂誠信以終之也追非獨不忽之謂父

而篤之也以慎為不忘追為不忽若舊有此說則當引

當矣且下文兩句凡事如是所以養德者厚矣慎終追

所解亦未的當凡事如是所以養德者厚矣慎終追

天理之所當然人心之下所不能已者人能如此則其德

自厚而民化之矣今下一養字則是所以為此者乃是

父在觀其志

志欲為之而有不得行則孝子之所以致其深愛者可

知此章舊有兩說一說以為為人子者父在則能觀其

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則能觀其父之行而繼述之



又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則可謂孝矣一說則以為欲  
 觀人子之賢否者父在之時未見其行事之得則但  
 觀其志之邪正若父沒之後身任承家嗣事之責則當  
 其行事之得失若其志與行皆合於理而三年之間又  
 能無改於父之道則可謂孝矣此兩說不同愚意每謂  
 當從前說所解為順若如後說則上文未見志行之是  
 非不應未句便以可謂孝矣結之也今詳此解蓋用後  
 說然謂父在而志不得行可以見其深愛則又非先儒  
 舊說之意矣經文但有一志字乃是通邪正得失而言  
 如何便見得獨為志欲為之而不得行又何見夫致  
 其深愛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志哀而不暇它之問也又  
 曰三年無改者言其常也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也此  
 之說惟尹氏所謂孝子之心有所不忍者最為愨實而  
 游心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斟酌事理尤得其  
 當此解所云志哀而不暇它之問者蓋出謝氏之說其  
 意非不甚美然恐立說過高而無可行之實也蓋事之  
 是非不可不日接於耳目有不正不知哀者君子居喪  
 雖甚然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者君子居喪之則  
 亦不應如是之迷昧也所謂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則  
 出於游氏之說然又失其本指蓋彼曰在所當改則近  
 於理而不得不辭也二辭之間其意味可以改則意所  
 其或可之辭也二者之間其意味可以改則意所當改則近

此經所言亦為人法耳今解又云三年無改者言其常  
 下而亦非是若言其常則父之所行子當  
 也似亦非是若言其常則父之所行子當  
 終身守之可也豈仁以三年無改為孝哉  
 信近於義

恭謂貌恭又曰恭而過於實適所以招恥辱  
 謂之無節  
 矣且過卑則可謂之貌恭而過實則失之言而不可復則  
 不可行將至於失其信矣或欲守其不可復之言則送  
 於理而反害於信矣此結句似不分明恐未盡所欲言  
 之信於人而不度於義者復之則害於義不復則害於  
 信進退之間蓋無適而可也故君子欲其言之信於人  
 也必度其近於義而後出焉此說破方分明也  
 無不可復之患矣恐須如此說破方分明也  
 就有道而正焉

異世而求之書  
 本則未有此意恐不須過說或必欲言  
 貧而樂富而好禮



進於善道有日新之功其意味蓋無窮矣此語不實

詩三百

其言皆出於惻怛之公心非有它也惻怛與公心字不嫌於有它而解之辭然亦泛矣詩發於人情以無有它之嫌若有所嫌亦須指言何事不可但以有它二字繫之也

無違

生事之以禮以敬養也死葬之以禮必誠必信也祭之以禮致敬而忠也專言敬則愛不足專言誠信則文不足忠字尤所未曉然致敬而忠恐亦未足以盡祭禮大率聖人此言至約而所包極廣條舉悉數猶恐不盡况欲率然以一言該之乎

十世可知

若夫自嬴秦氏廢先王之道而一出於私意之所為有王者作其於繼承之際非損益之可言直盡因革之宜而已此隨事順理之意且如此說則是聖人之言不足大

盡古今之變其所謂百世可知者未及再世而已不驗矣嘗究此章之意以故後來諸家祖習其言最為精當吳說復亂至近世吳才老胡致堂始得其言最為精當吳說愈遠至近世吳才老胡致堂始得其言最為精當吳說有續解考異二書而考異中此章之說為尤詳願試一觀或有取焉大抵此二家說其好處亦多不可以其後公而忽之也

非其鬼而祭之諛也

無其鬼神是徒為諛而已聖人之意罪其祭非其鬼之徒為諛也諛自惡德宜論其有鬼無鬼徒與不徒也哉

韶武

聖人之心初無二致揖遜征伐時焉而已此此理固然但兩字而為此說似以舜武心皆盡美而武王之善有未盡善則美字反重而善字反輕為不倫耳蓋美者聲容之事而盛言也然以德而功則性之善者致美之實以其德與



則一以事而言則揖遜征伐雖有不同而各當其可則聖人之心亦未嘗不同而仁者能好人惡人

仁者為能克己此語似倒恐當正之

無終食之間違仁

無終食之間違仁是心無時而不存也造次顛沛必於是主一之功也此二句指意不明語脉不貫初竊疑其重復既而思之恐以上句為成德之事

下句為用功之目若果如此則當改下句云所以存其心也乃與上文相應庶讀者之易曉然恐終非聖人之本意也

無適無莫

或曰異端無適無莫而不知義之與比失之矣夫異端

之所以不知義者工以其有適有莫也異端有適有莫言然譏其無適莫而不知義亦謝氏之說出於程子之各有所指未可遷以此而非彼也若論先後則正以其

初無適莫而不知義故徇其私意以為可否而反為有適有莫既有適莫故遂不復求義之所在而卒陷於一偏之說也

求為可知

若曰使己有可知之實則人將知之是亦患莫已知而

已豈君子之心哉此說過當若曰所謂求為可知者亦日為其所當為而已非謂務皎皎之行也以求聞於人也則可矣

一以貫之

道無不該也有隱顯內外本末之致焉若無隱顯內外

本末之致則所謂一貫者亦何所施哉此意甚善然其辭則似生於辨

論反覆之餘者今發之無端則無所當而反為煩雜若曰聖人之心於天下事物之理無所不該雖有內外未隱顯之殊而未嘗不一以貫之也則言順而理得矣

欲訥於言



言欲訥者畏天命行欲敏者恭天職言行自當如此不職而然今若此言則是必為畏天命恭天也且言行之分屬未穩當行之欲敏獨非畏天命耶

晝寢

知抑精矣抑字恐誤

臧文仲世方以小慧為知以小慧似非所

季文子

非誠其思此語未善

顏淵季路侍

為吾之所當為而已則其於勞也奚施施勞舊說皆以之施勞者勞辱之事今如此說語不分明子細推尋似亦以施為夸張之意勞為功勞之勞其意雖亦可通但不知勞字有如此用者否耳必如此存乎公理未善

質勝文則野

矣而為府史之史寧若為野人之野乎此用楊氏與其然彼亦以為必不得已而有所偏勝則寧若此耳今解乃先言此而又言矯揉就中之說則既曰寧為野人之野矣又何必更說脩勉而進其文乎文理錯雜前後矛盾使讀者不知所以用力之方恐當移此於矯揉就中之後則庶乎言有序而不悖也

人之生也直

罔則昧其性是冥行而已矣此說似好然承上文直字相對而言則當為欺罔之罔

中人以下

不驟而語之以上是亦所以教之也孟子言不脅之教為不脅之教誨已絕之而不復教誨然其所以警之者亦不為不教誨也若孔子所教誨之而已矣所謂亦非其正意之辭也

驟語之以性與天道之極致但就其地位未可語之以上而







卒章忽為此論是乃聖人鞠躬遜避於前而吾黨為之  
攘袂扼腕於後也且無乃使夫學者疑夫聖人之不以  
誠居謙也乎哉大率此解多務發明不言外之意  
而不知其反戾於本文之指為病亦不細也

默而識之  
默識非言意之所可及蓋森然於不睹不聞之中也又  
云世之言默識者類皆想像億度驚恠恍惚不知聖門  
實學貴於踐履隱微之際無非真實辨識只是不假論  
侯子辨揆老之說且此說雖自踐履言之然其詞未遽說到  
如此深遠處也且此說雖自踐履言之然其詞未遽說到  
亦無以相遠矣

子之燕居

聖人聲氣容色之所形如影之隨形形亦以有此况彼欲密而反疏矣  
且衆人聲氣容色之所形亦以有此况彼欲密而反疏矣  
獨聖人  
爲然

志於道

藝者所以養吾德注而已上四句解釋不甚親切而此  
其隨事應物各不悖於理而巳不悖於理則吾之德性  
原於固得其養然初非期於恥於為是藝而為此也此解之云亦  
又按張子曰藝者曰為其之分義也詳味此句便見得  
藝是合有之物非必為其可以養德性而後游之也  
自行束脩以上

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誨也固不保其往爾誨字之意

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誨也固不保其往爾誨字之意  
爾乃為二三子以為有隱而發不保其往也蓋吾門人疑  
於互鄉童子而發皆非平日之言告之而不應於此無故而  
及之也若以禮來者不以一言告之而必俟其自來  
辭氣容色之間又先萌不保其往之意則非聖人自來  
順應之心矣此一章之中而說過兩節意思尤覺氣迫  
短而味也

憤排

憤排  
三  
月終







曾子有疾名門弟子

形體且不可傷則其天性可得而傷乎此亦過高之意也且當著明本文之意使學者深慮保其形體之不傷也而盡心焉是則曾子所為丁寧之意也且天性亦豈有可傷之理乎

孟子敬子問之

將死而言善人之性則然此語太略幾不可動容貌者

動以禮也正顏色者正而不妄也出詞氣者言有物也

動容貌則暴慢之事可遠正顏色則以實而近信出詞

氣則鄙倍之意可遠此說蓋以於謝氏以文意求之既

蓋此文意但謂君子之非色莊也出詞氣而能合禮也

蓋必平日莊敬誠實涵養有素方能如此若其不然則

動容貌而平日不能遠暴慢矣正顏色而能如此若其不然則

於平日常積累深厚而其效驗乃此為順便又其用功深長

而此解宗之夫經但云動則其禮與否未可知但云

正則其妄與不妄未可言非禮勿動則其有物無物亦未

有以驗也蓋夫子嘗言非禮勿動則其有物無物亦未

行違則正色固有其言不實者矣今遠乎則信如何而遷

可近乎又曰色固有其言不實者矣今遠乎則信如何而遷

免於浮躁淺迫之病非聖賢之本指也

弘毅

弘由充擴而成此句似說不著

民可使由之此亦但謂使之知之由之

使自得之此亦但謂使之知之由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只廣大便難各不

無所不該而其用則密必言其用之密也

禹吾無間然矣



皆所以成其性耳禹之所行皆理之所當然固是木出

子絕四

絕而不復萌此顏子不貳過之事非所以語孔子蓋此絕字猶曰無耳然必言絕而不言無者見其無之甚也

顏淵喟然歎曰

約我以禮謂使之宅至理於隱微之際知格物也博文致克已復禮也其說最善此必曰如者言其始見之端的

未見好德

衆人物其性此語未安蓋性非人所能物衆人但不

不惰謂不惰其言也夫子之言昭然發見於顏子日用

之中此之謂不惰惰字乃怠惰之義如所解乃墜墮之也且其為說又取禪家語墜之意鄙意於此尤所未安也

衣敝緼袍

不佞不求之外必有事焉此語不可曉

可與共學

或者指權為反經合道驚世難能之事世俗所謂權者乃隨俗習非偷

安苟得如公羊祭什發君之類耳正不謂驚世難能之事也

唐棣之華

唐棣之詩周公誅管蔡之事論語及詩召南作者唐棣小

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棣常棣移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且今小雅常棣之詩章句屬不應別有一章如蘇氏已如此說爾論

唐棣

唐棣

唐棣

唐棣



為思賢之詩則未必然耳或說此為孔子所刪小雅詩中  
之一章亦無所考且以文意參之今詩之中當為第幾  
章耶

食饘而餲

聖人所欲不存豈有一毫加於此哉此句不

出三日不食之矣

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

按經文此句乃解上文祭肉不  
出三日不食之意言所以三日之中  
則人將不食而不使有餘者蓋以敬神惠也

不可則止

有不合於正理則從而止之

按經文意不可則止但謂  
不合則去耳前篇論朋友  
處不可則止文意正同今為此說穿費力而不成  
文理竊所未安且兩句文同不應指意頗異如此也

點爾何如

曾子非有樂乎此也至故行有不捨焉也

此論甚高然  
反復玩之則

尾自相背戾處極多且如所謂曾子非有樂乎此也蓋

以見夫無不得其樂之意耳此本於明道先生筆瓢陋巷

痛夫謂曾子非有樂乎此此本於明道先生筆瓢陋巷

非有不可樂之說也然顏魯之樂雖同而所樂之事顏子不幸遭

之而能不以人之所憂改其樂耳若其樂而即其事以

求之則有沒世而不可得者欲志類子之樂而即其事以

也若夫曾皙言志乃其中心之所願而可樂之事也蓋

其見道分明無所係累從容和樂欲與萬物各得其志

之意莫不豁然見於詞氣之間明道所謂與聖人之志

同便走堯舜氣象而舍此以正指此而言之也學者欲求曾

矣夫二子之樂雖同而所從之則亦有沒世而不可得者

以彼之意為此之說豈不誤哉且夫子之問欲知者乃

之所謂也四子之對皆以夫無所不樂而樂之也今於曾  
之於言獨謂其特以對見夫無所不樂而樂之也今於曾  
成於夫無當之問獨不言其平無所不樂而樂之也今於曾  
與禪家拈槌豎拂指東畫西者何異哉其高也如此則  
聖人幸矣又何必然然見與之可乎至其於此則雖名為  
推說曾皙之意者然盡點其言而直伸已見則愚恐其  
自信太重視聖賢太輕立說太高而卒歸於無實也且

文集卷三十一 三十三



所謂無不得其樂者固以人而不及之矣而倚者下之乃以  
天理自然不可妄助不以人言而取則會言則與上  
文得其所以樂之云似抑以相應以人而取則會言則與上  
危恐迫傾側動搖亦已甚矣又何以得其所樂而為天  
理之自然耶其以爲叙秩命討天則所得其樂而為天  
爲而治者則求諸魯哲之聖門實學存養之折且此既許  
之爲聖人之事矣又曰姑以爲聖門實學存養之折且此既許  
以爲學者之事也若曰姑以爲聖門實學存養之折且此既許  
爲行有所不揜焉則又并所謂存養者而奪之也又凡  
此數節殊不相應皆熹之所不能曉者竊惟此章之旨  
惟明道先生發明之當若上蔡之說徒贊其無所系者  
之意而不明其對時育物之心至引列子御風之事爲  
此則其雜於老莊之見而近聖賢氣象尤顯然矣凡  
此說中諸可疑處恐皆原於此說竊謂高明更當留意  
如橫渠先生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者庶有以得  
聖賢之本心耳論語中大節曰似此  
者不過數章不可草草如此說過也

克己復禮

斯言自始學至成德皆當從事至無所見夫克矣此節一  
思以亦因向來以克己爲後段事故有此反復之  
論今但如此發之無端恐亦須設問答以起之

子帥以正

其有不率者則明法勅罰以示之亦所以教也此理固如  
處未應遷如此說奪却本文正意耳易  
曰明罰勅法此倒其文不知別有意不

直躬

世之徇名而不究其實者至幾何其不若是哉此不知  
者謂何等事文  
意殊不明也

爲命

雖然至言外之意也恐聖人未有此意但作  
人也  
雖然至言外之意也今自推說却不妨耳

以其有人之道也古注云猶詩所謂伊人此說當矣莊  
曰有人之道極言之則太輕又非所以語管仲不能  
當淺言之則太輕又非所以語管仲不能

孟公綽

孟公綽



趙魏老在當時號為家事治者此句不可曉恐傳本有誤字

正譎

程子曰云云此解恐當用致堂說向見伯恭說亦如此

古之學者為已

所以成物特成已之推而已按此為人非成物之謂伊川以求知於人解之意可見矣若學而先以成物為心固失其序然猶非私於己者恐亦非當時學者所及也呂與叔中庸序中亦如此

錯解了

不逆詐

孔注文義為順按孔注文義極不順惟揚氏說得之抑

既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皆略反上文之意也

微生畝

包注訓固為陋此解是恐亦未安

諒陰

大君勅五典以治天下而廢三年之達喪經文未有此後世之失若欲發明當別立論而推以及之不可只如此說無來歷也

脩己以敬

敬有淺深敬之道盡則脩己之道亦盡而安人安百姓

皆在其中此意甚善但敬有淺深一句在此於上下文並無所當反使人疑脩己是敬之淺者安百姓是敬之深者今但削去此四字及下文一亦字則意義通暢自無病矣

原壤

幼而孫弟至見其弊之所自也恐聖人無此意今以為當如是推之則可耳

予一以貫之

所謂約我以禮者歟此說已見顏淵此亦子貢初年事既

當其可則子貢是時應已默契夫子之意矣後來所言夫子之得邦家者安知不由此而得之何以知其為初



年事耶此等既無考據而論又未端的且初非經之本意不言亦無害也

### 子張問行

人雖不見知而在已者未嘗不行也夫子之言言其常理段事未應遽說以亂夫子之意參前倚衡使之存乎忠向後別以已意推言則可耳信篤敬之理也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責之於言行之實而徒曰存其理而不舍亦何益哉

### 卷而懷之

猶有卷而懷之之意未及潛龍之隱見恐不須如此說

### 志士仁人

仁者人之所以生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為哉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志者而後殺身以成仁也所謂成仁者亦回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後為之也此解中以為畏天命謹天職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為之則是本心之外別有一念計及此等利害重輕而後為之也誠使真能舍生取義亦出於計較之私而無慤實自盡之意矣大率全所以生等說自它人旁觀者言之以為我能如此則可若挾是心以為善則已不妄帖况自言之豈不益可笑乎呂覽所載直躬證父一事而載取名事正類此耳

### 放鄭聲遠佞人

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此聖人立法垂世之言似不必如此說然禹以丹朱戒舜舜以子違汝弼責其臣便說聖人必戒乎此亦何害乎此蓋尊聖人之心太過故凡百費力主張不知氣象却似輕淺迫狹無寬博渾厚意味也

### 一言終身行之

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此句未安當云誠能行恕則忠固在其中矣

### 誰毀誰譽

毀者指其過譽者揚其美此此說未盡愚謂毀者惡未至而深詆之也譽者善未至



此而驟稱之也非但語其已然之善惡而已誰毀誰譽謂吾於人無毀譽之意也聖人之心無怨公平實無有所譽必有所試因其

有是實而稱之此亦未盡試猶驗也聖人或時有所譽而不知其將至是矣蓋聖人善善未至此然必嘗有以驗之

惡惡之緩而於其速也亦無所苟焉又曰可毀可譽在彼又曰不云有所毀聖人樂與人為善也必有所試而

後譽則其於毀亦可知矣若如此說則是聖人固常有毀但於此著其有譽而匿其

有毀以取忠厚之名也而可乎毀破壞也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天子亦豈敢以為已所可專而加私意於其間哉亦曰

奉天理而已意見原壤夷侯

三愆

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不能也聖人此言只是戒人

未說到此地位也言及之而不言當言之理不發也此語甚恠

有素所牽而發耳然若如此則自見不到有隱於人矣

生而知之

其至雖一而其氣象規模終有不同者此一節當刪去

未有所闕也

子謂伯魚

為者躬行其實也按諸先生多如此說意極親切但尋

面只是無所見書所謂不學墻面亦未說到不躬行則行不得處也

患得之

所為患得者計利自便之心也此句解得文義不分明而語意亦不親切

君子有惡

以子貢之有問至抑可知矣夫子之問未見惡人之疑

子貢之對亦未見檢身之



三仁

皆稱為仁以其不失其性而已此說仁字恐不親切

荷篠

植杖而芸亦不迫矣止子路宿則其為人蓋有餘裕又

曰行以避焉隘可知也此語自相矛盾

不施其親

引尹氏說尹氏固佳然不知施字作如何解若如謝氏雖亦引無失其親為解然却訓施為施報之

施則誤矣此等處須說破令明白也陸德明釋文本作弛字音詩紙反是唐初本猶不作施字也呂與叔亦讀為他而不引釋文未必其考於此蓋偶合耳今當從此音讀

士見危致命

楊氏曰云云似不必如此分別

君子學以致其道

致者極其致也恐當云致者自未合者言之非用力以致之則不能有諸躬道固欲其所至耳不為有諸躬者發也

若曰有諸躬則當訓致為致師之致如蘇氏之說矣然本文意不如此

大德小德

小德節目也此章說甚佳但以此二字記所謂後其節目者觀之則此二字似未甚當

子夏之門人小子

君子之道孰為當先而可傳至循其序而用力耳

意正謂君子之道本末一致豈有以為先而傳之豈有以為後而倦教者但學者地位高下不同如草木之大小自有區別故其為教不得不一耳初無大如小雖分而

生自得之有始有卒尹氏得之此章文義如此而可誣也蘇氏得之有諸躬先生發明本末一致之理而不可解其文

義固失其指歸然考之程書明道嘗言先傳後倦君子

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是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二  
書汪張呂劉問答

答敬夫論中庸說

鳶飛魚躍注中引程子說蓋前面說得文義已極分明恐人只如此容易領略便過故引此語使讀者於此更加涵泳又恐枝葉太盛則人不復知有本根妄意穿穴別生病痛故引而不盡使讀者但知此意而別無走作則只得將訓話就本文上致思自然不起狂妄意思當時於此詳略之間其慮之亦審矣今欲盡去又似私憂過計懲羹吹虀雖救得狂妄一邊病痛反沒却程子指示眼目要切處尤不便也

前知之義經文自說禎祥妖孽著龜四體解中又引執玉



高卑之事以明四體之說則其所謂前知者乃以朕兆之  
萌知之蓋事幾至此已自昭晰但須是誠明照徹乃能察  
之其與異端恠誕之說自不嫌於同矣程子所說用與不  
用似因異端自謂前知而言其曰不知不知之愈者蓋言  
其不知者本不足道其知者又非能察於事理之幾微特  
以偵伺於幽隱之中妄意推測而知故其知之反不如不  
知之愈因引釋子之言以見其徒稍有識者已不肯為皆  
所以甚言其不足道而深絕之非以不用者為可取也今  
來喻發明固以為異端必用而後知不用則不知惟至誠  
則理不可揜故不用而自知是乃所謂天道者此義精矣  
然不用之云實生於程子所言之嫌而程子之言初不謂  
此引以為說恐反惑人且以此而論至誠異端之不同又  
不若注中指事而言尤明白而直截也

切磋琢磨但以今日工人制器次第考之便可見切者以  
刀或鋸裁截骨角使成形質磋則或鑿或盪使之平治也  
琢者以椎擊鑿鑄刻玉石使成形質磨則礱以沙石使之  
平治也蓋骨角柔韌不容琢磨玉石堅硬不通切磋故各  
隨其宜以攻治之而其功夫次第從粗入細又如此雖古  
今沿習或有不同然物有定理恐亦無以相遠也故古注  
舊說雖與此異然其以切磋為治骨角琢磨為治玉石亦  
未嘗亂但不當分四者各為一事而不相因耳豈亦有所  
傳授而小失之與來喻欲以四者皆為治玉石之事而謂  
切為切其璞琢為琢其形此於傳文協矣然切其璞而琢  
其形則不必遽磋磋之既平而復加推鑿則滑淨之上却



生癡痕與未磋何異竊恐古人知能創物不應如此之迂拙重複也蓋古人引詩往往略取大意初不甚拘文義故於此兩句但取其相因之意而不細分其物若細分之則以切琢爲道學磋磨爲自脩如論語之以切琢比無諂無驕磋磨比樂與好禮乃爲穩帖今既不同亦不必彊爲之說但識其大意可也況經傳中此等非一若不寬著意思緩緩消詳則字字相梗亦無時而可通矣

答張敬夫

諸論一一具悉比來同志雖不爲無人然更事旣多殊覺此道之孤無可告語居常鬱鬱但每奉教喻輒爲心開目明耳子澄所引馬范出處渠輩正坐立志不彊而聞見駁雜胸中似此等草木太多每得一亭可借以自便即遂據

之以爲定論所以緩急不得力耳近來尤覺接引學者大是難事蓋不博則孤陋而無徵欲其博則又有此等駁雜之患況其才質又有高下皆非可以一略而例告之自非在我者充足有餘而又深識幾會亦何易當此責耶周君恨未之識大率學者須更令廣讀經史乃有可據之地然又非先識得一箇義理蹊徑則亦不能讀正惟此處爲難耳建康這得書規模只如舊日前日與之書有兩語云憂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有以爲本根長久之計功勳名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有以喻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語頗似著題未知渠以爲如何然亦只說得到此過此尤難言也尋常戲謂佛氏有所謂大心眾生者今世絕未之見凡今之人營私自便得少爲足種種病痛



正坐心不大耳子重語前書已及之所言雖未快然比來  
衆人已皆出其下矣交戰雜好之說誠爲切至之論吾輩  
所當朝夕自點檢也誠之又不得書如彼才質誠欠追琢  
之功恨相去遠無所效力也陳唐徵者舊十餘年前聞其  
爲人每恨未之識此等人亦可惜沉埋遠郡計其年當不  
下五六十矣吳儆者聞對語亦能不苟不易不易此等人  
材與溫良博雅之士世間不患無之所恨未見前所謂大  
心衆生者莫能揔其所長而用之耳寄示書籍石刻感感  
近作濂溪書堂記曾見之否謾內一本發明天命之意粗  
爲有功但恨未及所謂不謂命者闕却下一截意思耳此  
亦是玩理不熟故臨時收拾不上如此非小病可懼也學  
記刻就幸早寄及只作兩石不太大否近思舉業三段及  
橫渠語一段并錄呈幸付彼中舊字屬正之或更得數字  
說破增添之意尤佳蓋閩浙本流行已廣恐見者疑其不  
同兼又可見長者留意此書之意尤學者之幸也中庸章  
句只如舊本已如所戒矣近更看得數處穩實尤覺日前  
功夫未免好高之弊也通鑑綱目近再修至漢晉間條例  
稍舉今亦謾錄數項上呈但近年衰悴目昏燈下全看小  
字不得甚欲及早修纂成書而多事分奪無力騰寫未知  
何時可得脫藁求教耳

答張敬夫

誨諭曲折數條始皆不能無疑既而思之則或疑或信而  
不能相通近深思之乃知只是一處不透所以觸處窒礙  
雖或考索彊通終是不該貫偶却見得所以然者輒具陳



之以卜是否大抵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籠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為是了却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為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功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為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略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徃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正蒙可疑處以熹觀之亦只是一病如定性則欲其不累於外物論云靜則以識知為客感語聖人則以為因問而後有知是皆一病而已復見天地心之說熹則以為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始有毫釐之間斷也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內聖人以為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非天地之心生息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尚何以復生於內而為闔闢之無窮乎此則所論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非徒指夫一陽之已動者而為言也夜氣固未可謂之天地心然正是氣之復處苟求其故則亦可以見天地之心矣

答張敬夫



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為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尚多未為精切比遣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徃徃自見灑落處始竊自信以為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所施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潑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為飛魚

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舵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發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嘆以為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之左且以為雖先覺發明指示不為不切而私意汨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關啓鍵直發其私誨諭諄諄不以為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區區筆舌蓋不足以為謝也但未知自高明觀之復以為如何爾孟子諸說始者猶有齟齬處欲一二條陳以請今復觀之恍然不



知所以爲疑矣但性不可以善惡名此一義熹終疑之蓋善者無惡之名夫其所以有好有惡者特以好善而惡惡耳初安有不善哉然則名之以善又何不可之有今推有好有惡者爲性而以好惡以理者爲善則是性外有理而疑於二矣知言於此雖嘗著語然恐孟子之言本自渾然不須更分裂破也知言雖云爾然亦曰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此不謂之善何以名之哉能勿喪此則無所適不爲善矣以此觀之不可以善惡名太似多却此一轉語此愚之所以反覆致疑而不敢已也

問張敬夫

心具衆理變化感通生生不窮故謂之易此其所以能開物成務而冒天下也圓神方知變易二者闕一則用不妙用不妙則心有以蔽而明不遍照沉心正謂其無蔽而光明耳非有所加益也寂然之中衆理必具而無朕可名其密之謂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心之宰而情之動也如此立語如何

問張敬夫

熹謂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爲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蓋雖曰中節然是亦情也但其所以中節者乃心爾今夫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者心不宰而情之



失其正也怵惕惻隱乃仁之端又可以其情之動而遽謂  
之人欲乎大抵未感物時心雖爲已發然苗裔發見却未  
嘗不在動處必舍是而別求却恐無下功處也所疑如此  
未審尊意如何

問張敬夫

遺書有言人心私欲道心天理熹疑私欲二字太重近思  
得之乃識其意蓋心一也自其天理備具隨處發見而言  
則謂之道心自其有所營爲謀慮而言則謂之人心夫營  
爲謀慮非皆不善也便謂之私欲者蓋只一豪髮不從天  
理上自然發出便是私欲所以要得必有事焉而勿正勿  
忘勿助長只要沒這些計較全體是天理流行即人心而  
識道心也故又以鳶魚飛躍明之先覺之爲後人也可謂

切至矣此語如何更乞裁喻  
答云試近思却與來喻頗同  
微之體識得則道心初豈外是不識只  
爲人心也然須實見方得不識如何

問張敬夫

熹謂存亡出入固人心也而惟微之本體亦未嘗加益雖  
舍而亡然未嘗少損雖曰出入無時未嘗不卓然乎日用  
之間而不可掩也若於此識得則道心之微初不外此不  
識則人心而已矣蓋人心固異道心又不可作兩物看不  
可於兩處求也不審尊意以謂然否

答張敬夫

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教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所謂  
本原未明了之病非一句一義見不到也但愚意猶疑向  
來妄論引必有事之語亦未的當蓋舜禹授受之際所以



謂人心私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者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離人心之境所謂動以人則有妄顏子之有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既曰有妄則非私欲而何須是都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也必有事焉却是見得此理而存養下功夫與所謂純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察本原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進夫純耳中間儘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未離夫人心特須如此克盡私欲全復天理儻不由此則終無可至之理耳

答張敬夫問目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心體廓然初無限量惟其格於形器之私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克己之私以窮天理至於一旦脫然私意剝落則廓然之體無復一毫之蔽而天下之理遠近精粗隨所擴充無不通達性之所以爲性天之所以爲天蓋不離此而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矣孔子謂天下歸仁者正此意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格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主乎性者也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蓋能盡其心而終之之事顏冉所以請事斯語之意也然學者將以求盡其心亦未有不由此而入者故敬者學之終始所謂徹上徹下之道但其意味淺深有不同爾歿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云歿與天同夫天壽之不齊蓋氣之所稟有不同者不以悅戚二其心而惟脩



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愚謂盡心者私智不萌萬里洞貫歛之而無所不具擴之而無所不通之謂也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為德無所不該而天之為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事者事此而已生死不異其心而脩身以俟其正則不拘乎氣稟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引告子之言以告丑明告子所以不動其心術如此告子之意以為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以不動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以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之驗也歟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孟子既引告子之言而論其得失如此夫心之不正未必皆氣使之故勿求於氣未為盡失至言之不當未有不出於心者而曰勿求於心則有所不可矣伊川先生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矧然達於外所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又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皆此意也然以下文觀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說未為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已凡曰可者皆僅可而未盡之詞也



至於言則雖發乎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詖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每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爲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亦義外之意也其害理深矣故孟子斷然以爲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者哉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不見即莽莽蕩蕩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所爲我矣伊川先生曰它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和虛空沙界爲己身而不敬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

仲尼焉學舊說得太高詳味文意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特言文武而又以未墜於地言之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但向來貪箇意思將此一句都瞞過了李光祖雖欲曲爲之說然終費氣力似不若四平放下意味深長也但聖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有一箇生而知之底本領不然則便只是近世博雜之學而非所以爲孔子故子貢之對雖有遜詞然其推尊之意亦不得而隱矣

寂感之說甚佳然愚意都是要從根本上說來言其有此故能如此亦似不可偏廢但爲字下不著耳今欲易之云有中和所以能寂感而惟寂惟感所以爲中和也如何



夫易何爲者也止以斷天下之疑此言易之書其用如此是故著之德止不殺者夫此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也著動卦靜而爻之變易無窮未畫之前此理已具於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而無朕兆之可名及其出而應物則憂以天下而所謂圓神方智者各見於功用之實矣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言其體用之妙也

是故明於天之道止以前民用此言作易之事也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此言用易之事也齋戒敬也聖人無一時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慎齋戰疾之意也湛然絕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玩此則知所以神明其德之意也

乾坤其易之蘊耶止乾坤或幾乎息矣自易道統體而言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其蘊也言乾坤成列而觀之則易之爲道又不在乾坤之外惟不在外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然易不可見則乾自乾坤自坤故又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學而說此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爲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爲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已之未知未能而曉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



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  
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  
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其精純盡在此書而  
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  
哭則不歌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范曰哀樂不  
可以無常無常非所以養心也哭與歌不同日不惟恤人  
亦所以自養也尹曰于此見聖人忠厚之心也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言不意舜之爲樂至於如此之美使  
其恍然忘其身世也

慎而無禮蕙絲里反畏懼之兒絞急也

寢不尸范以爲嫌惰慢之氣設於身體孫思邈言睡欲踈  
覺則舒引夫子寢不尸爲證

君子不以緝緞飾緝玄色說文云深青楊赤色也緞絳色

飾者緣領也齋服用絳三年之喪旣朞而練其服以緞爲

飾紅紫非正色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騮

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上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

東方之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爲西方

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間

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間色以

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黃黑而成騮爲中央之間色

可欲之謂善天機也非思勉之所及也今人乍見孺子入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

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玩尔見字厭然字則知

可欲之謂善其衆善之首萬理之先而百爲之幾也歟可



欲之謂善幾也聖人妙此而天也賢人明此而敬也善人  
由此而不知也小人舍此而不由也雖然此幾不為堯存  
不為桀亡其始萬物終萬物之妙也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情也  
子思之為此言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其妙情性  
之德者歟

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忠也敬也立大本也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恕也義也行達道也

定靜安三字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後皆容易進安而後能  
慮慮而后能得此最是難進處多是至安處住了安而后  
能慮非顏子不能之去得字地位雖甚近然只是難進挽  
弓到臨滿時分外難開

舜好察邇言邇言淺近之言也猶所謂尋常言語也尋常  
言語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  
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又  
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  
察邇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  
淺近事莫非義理是如此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有天地後  
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  
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  
免釋老之荒唐也

答張敬夫

道即本也



道即本也却恐文意未安蓋莫非道也而道體中又自有  
要約根本處非離道而別有本也如云親親仁也敬長義  
也此所謂本也無它達之天下也則是本既立而道生矣  
此則是道之與本豈常離而為二哉不知如此更有病否  
苟志於仁

夫舉措日吾仁中出而俯仰無所愧怍更無打不過處此  
惟仁者能之顏魯其猶病諸今以志於仁者便能如此亦  
不察乎淺深之序矣愚竊以為志於仁者方是初學有志  
於仁之人正當於日用之間念念精察有無打不過處若  
有即深懲而痛改之又從而究夫所以打不過者何自而  
來用力之久庶乎一旦廓然而有以知仁矣雖曰知之然  
亦豈能便無打不過處直是從此存養十分純熟到顏魯

以上地位方是入此氣象然亦豈敢自如此擔當只是誠  
心恭已而天理流行自無間斷爾今說才志於仁便自如  
此擔當了豈復更有進步處耶又且氣象不好亦無聖賢  
意味正如張子韶孝經首云直指其路急策而疾趨之此  
何等氣象耶蓋此章惡字只是入聲諸先生言之已詳豈  
忽之而未嘗讀耶理之至當不容有二若以必自己出而  
不蹈前人為高則是私意而已矣

### 橫耳所聞無非妙道

橫耳所聞乃列子之語與聖人之意相入不得聖人只言  
耳順者蓋為至此渾是道理聞見之間無非至理謂之至  
妙道自然不見其它雖有逆耳之言亦皆隨理冰釋而初  
無橫耳之意也只此便見聖人之學異端之學不同處其



辨如此只毫髮之間也

與四時俱者無近功所以可大受而不可小知也謂它只如此

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任天下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以任大事爾

民非水火不生活於仁亦然尤不可無者也然水火猶見踏之而死仁則全保生氣未見踏之而死者

此段文義皆是只此一句有病不必如此過求

知仁勇聖人全體皆是非聖人所得與焉故曰夫子自道也道體無窮故聖人未嘗見道之有餘也然亦有勉進學者之意焉自道恐是與道爲一之意不知是否

上達下達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汙下底道理

呂謂君子日進乎高明小人日究乎汙下

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爲子必孝爲臣必忠不可易也

羅先生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此說得之

四體不言而喻無人說與它它自曉得

語太簡不知它指何人此亦好高之弊

強恕而行臨事時却爲私利之心奪不強則無以主恕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是理明欲盡者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是強恕而行者

無所用恥小人機變之心勝初不知有恥故用不著它爲機變之巧則文過飾非何所不至無所用恥也



禮之用和爲貴禮之發用處以和爲貴是禮之和猶水之寒火之熱非有二也當時行之百姓安之後世宜之莫不見其爲美也所謂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先王之道若以此爲美而小大由之則有所不行蓋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知和之云云又逐末而忘本故亦不可行也

大凡老子之言與聖人之言全相入不得也雖有相似處亦須有毫釐之差況此本不相似耶此說似亦過當禮與和是兩物相須而爲用范說極好伊川和靜以小大由之一句連上句說似更分明可更詳味若如此說恐用心漸差失其正矣

先行其言一云行者不是汎而行乃行其所知之行也

但先行其言便是箇活底君子行仁言則仁自然從之行義言則義自然從之由形聲之於影響也道理自是如此非有待而然也惟恐其不行耳

此章范謝二公說好不須過求恐失正理

見其禮而知其政子貢自說已見禮便知政聞樂便知德

禮樂正意不必是百世之王亦不必是夫子只是汎論

由百世之後等校百世

之王皆莫能逃吾所見吾所聞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宰我子貢有若到那時雖要形容孔子但各以其所自見得孔子超出百世而孔子所以超出百世終不能形容也

此說甚好但不知子貢敢如此自許否恐亦害理也更商量看



一云是子貢見夫子之禮而知夫子之所以爲政聞夫子之樂而知夫子之所以爲德也如知夫子之得邦家之事也亦是子貢聞見所到也莫之能違則吾夫子是箇規矩準繩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謂必於射則不免有爭焉及求其所以爭者則乃在乎周旋揖遜之間故其爭也君子異乎衆人所以角力尚客氣也

此說甚好

充類至義之盡也謂之義則時措之宜無有盡也若要充類而至如不由其道而得者便把爲盜賊之類是義到此而盡舉世無可與者殊不知聖賢權機應用無可無不可者亦與其索之義如象口以殺舜爲事及見之

象喜亦喜義到此有何盡時

不必如此說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熹舊嘗爲說曰充吾不穿窬之心而至於義之盡則可自謂如此豈可槩以此責人哉諸侯之於民所取固不足道云

答張欽夫 論仁說

天地以生物爲心此語恐未安

熹竊謂此語恐未有病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隕然於下一無所爲只以生物爲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爲道其論復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其理亦已明矣然所謂以生爲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凡若此類恐當且



認正意而不以文害詞焉則辨詰不煩而所論之本指得矣

不忍之心可以包四者乎

熹謂孟子論四端自首章至孺子入井皆只是發明不忍之心一端而已初無義禮智之心也至其下文乃云無四者之心非人也此可見不忍之心足以包夫四端矣蓋仁包四德故其用亦如此前說之失但不曾分得體用若謂不忍之心不足以包四端則非也今已改正

仁專言則其體無不善而已對義禮智而言其發見則為不忍之心也大抵天地之心粹然至善而人得之故謂之仁仁之為道無一物之不體故其愛無所不周焉熹詳味此言恐說仁字不著而以義禮智與不忍之心均

為發見恐亦未安蓋人生而靜四德具焉曰仁曰義曰禮曰智皆根於心而未發所謂理也性之德也及其發見則仁者惻隱義者羞惡禮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其體以見其本所謂情也性之發也是皆人性之所以為善者也但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為衆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猶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即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為妙也今欲極言仁字而不本於此乃槩以至善目之則是但知仁之為善而不知其為善之長也却於已發見處方下愛字則是但知已發之為愛而不知未發之愛之為仁也又以不忍之心與義禮智均為發見則是但知仁之



為性而不知義禮智之亦為性也又謂仁之為道無所不體而不本諸天地生物之心則是但知仁之無所不體而不知仁之所以無所不體也凡此皆愚意所未安更乞詳之復以見教

程子之所訶正謂以愛名仁者

熹按程子曰仁性也愛情也豈可便以愛為仁此正謂不可認情為性耳非謂仁之性不發於愛之情而愛之情不本於仁之性也熹前說以愛之發對愛之理而言正分別性情之異處其意最為精密而來論每以愛名仁見病下章又云若專以愛命仁乃是指其用而遺其體言其情而略其性則其察之亦不審矣蓋所謂愛之理者是乃指其體性而言且見性情體用各有所主而不相離之妙與所謂遺體而略性者正相南北請更詳之

元之為義不專主於生

熹竊詳此語恐有大病請觀諸天地而以易象文言程傳及復求之當見其意若必以此言為是則宜其不知所以為善之長之說矣此乃義理根源不容有毫釐之差竊意高明非不知此特命辭之未善爾

孟子雖言仁者無所不愛而繼之以急親賢之為務其差等未嘗不明

熹按仁但主愛若其等差乃義之事仁義雖不相離然其用則各有主而不可亂也若以一仁包之則義與禮智皆無所用矣而可乎哉

無所不愛四字今亦改去

又論仁說



昨承開諭仁說之病似於鄙意未安即已條具請教矣再  
領書誨亦已具曉然大抵不出熹所論也請復因而申之  
謹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  
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  
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  
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  
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  
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為深切殊不知仁  
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義禮  
性之德也義惡之本禮遜之本智知之本因性有義故情  
能惡因性有禮故情能遜因性有智故情能知亦若此爾  
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  
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

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此說

言之已詳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熹之說則性發為情情

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為一物而不相管攝

二說得夫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謂公天下而

此亦可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

仁體愛若以愛無不溥為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為性之失

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為仁

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

物尚不能有所謂公者况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

未嘗有一字說著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此物之心惟

公為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由漢

故為仁細看此語却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  
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  
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  
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  
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是以敢詳陳之伏惟







地也所謂天地之用即我之用殆亦其傳聞想像如此爾  
實未嘗到此地位也愚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又論仁說

來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  
所有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也熹詳  
此數句似頗未安蓋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  
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又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  
爲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  
必爲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熹向所呈倡仁說其間不  
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來教以爲不如克齋之云  
是也然於此却有所未察竊謂莫若將公字與仁字且各  
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後却看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爲親切

也若遽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謂以公便爲仁之失此  
毫釐間正當子細也又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  
限分明見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  
易差也又謂體用一源內外一致爲仁之妙此亦未安蓋  
義之有羞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內外一致非獨  
仁爲然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欽夫仁疑問

仁而不佞章

說云仁則時然後言疑此句只說得義字

不知其仁也章

說云仁之義未易可盡不可以如是斷若有盡則非所以  
爲仁矣又曰仁道無窮不可以是斷此數句恐有病蓋欲



極其廣大而無所歸宿似非知仁者之言也  
未知焉得仁章

此章之說似只說得智字

井有仁焉章

此章之說似亦只說得智字

克己復禮爲仁章

說云由乎中制乎外按程集此誤兩字當云而應乎外又云斯道也果思慮言語之可盡乎詳此句意是欲發明學要躬行之意然言之不明反若極其玄妙務欲使人曉解不得將啓望空揣摩之病矣向見吳才老說此章云近世學者以此二語爲微妙隱奧聖人有不傳之妙必深思默造而後得之此雖一偏之論然亦吾黨好談玄妙有以啓之也此言之失恐復墮此不可不察

必世而後仁章

說云使民皆由吾仁如此則仁乃一己之私而非人所同得矣

樊遲問仁章

說云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仁其在是矣又云要須從事之久功夫不可間斷恐須先說從事之久功夫不可間斷然後仁在其中如此所言却似顛倒也

仁者必有勇章

說云於其所當然者自不可禦又云固有勇而未必中節也者故不必有仁此似只說得義字  
未有小入而仁者也章



說云惟其冥然莫覺皆爲不仁而已矣此又以覺爲仁之病

### 殺身成仁章

說云是果何故哉亦曰理之所會全吾性而已欲全吾性而後殺身便是有爲而爲之且以全性兩字言仁似亦未是

### 知及仁守章

說云如以愛爲仁而不明仁之所以愛此語蓋未盡

### 宰我問喪章

說云以爲不仁者蓋以其不之察也宰我聞斯言而出其必有以悚動於中矣據此似以察知悚動爲仁又似前說冥然莫覺之意

### 殷有三仁章

說云三人皆處之盡道皆全其性命之情以成其身故謂之仁又云可以見三子之所宜處矣此似只說得義字又以全其性命之情爲仁前已論之

### 博學而篤志章

明道云學者要思得之說云蓋不可以思慮臆度也按此語與明道正相反又有談說玄妙之病前所論不知其仁克己復禮處與此正相類大抵思慮言語躬行各是一事皆不可廢但欲實到須躬行非是道理全不可思量不可講說也然今又不說要在躬行之意而但言不可以言語思慮得則是相率而入於禪者之門矣

以上更望詳考之復以見教又劉子澄前日過此說



高安所刊太極說見今印造近亦有在延平見之者不知尊兄以其書爲如何如有未安恐須且收藏之以俟考訂而後出之也言仁之書恐亦當且住即俟更討論如何

答欽夫仁說

仁說明白簡當非淺陋所及但言性而不及情又不言心貫性情之意似只以性對心若只以性對心即下文所引孟子仁人心也與上文許多說話似若相戾更乞詳之又曰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愛之理得於內而其用形於外天地之間無一物之非吾仁矣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彊爲之也此數句蓋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皇皇四達而仁之體無所蔽矣夫理

無蔽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仁之用無不周矣然則所謂愛之理者乃吾本性之所有特以廓然大公而後在非因廓然大公而後有也以血脉貫通而後達非以血脉貫通而後存也今此數句有少差紊更乞詳之愛之之理便是仁若無天地萬物此理亦有虧欠於此識得仁體然後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用無不周者可得而言矣蓋此理本甚約今便將天地萬物夾雜說却鶻突了夫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正如此也更以復見天地之心之說觀之亦可見蓋一陽復處便是天地之心完全自足非有待於外也又如濂溪所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者若如今說便只說得一般兩字而所謂自家意思者却如何見得耶又云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此亦可疑蓋謂視天下無一



物不在吾仁中則可謂物皆吾仁則不可蓋物自是物仁自是心如何視物爲心耶

又云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疆爲之也詳此蓋欲發明仁不待公而後有之意而語脉中失之要之視天下無一物非仁與此句必皆刺語並乞詳之如何

答張欽夫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旣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成

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入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



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常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喻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豪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

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動中涵靜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熹前以復爲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



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  
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  
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  
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  
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二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重以  
義配仁則仁爲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  
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  
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  
今若遂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  
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  
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  
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  
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  
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卷之三

文集卷三

三十九

東坡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一





